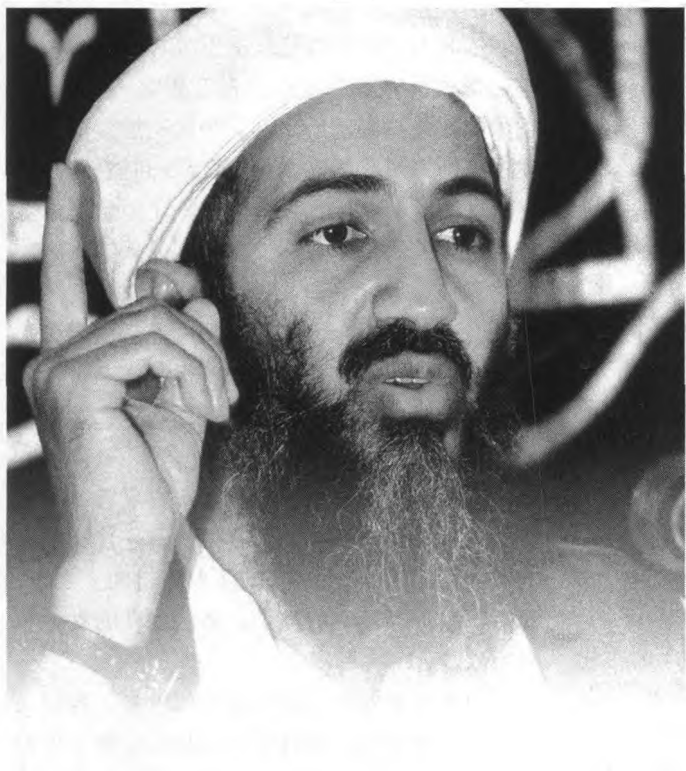


编者按：

2011年5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宣布,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已经被美国军方击毙。一场延续了10年的大追捕,两次耗资巨大的反恐战争,无数士兵和平民的伤亡,终于让美国人取得了对本·拉登的胜利。然而暴力能够消灭恐怖和恐怖分子吗?这个世界会比本·拉登死前更加安全吗?为什么一个本·拉登就搅得世界天翻地覆?本期我们特别推荐《本·拉登传——一个恐怖大亨的隐秘人生》,该书作者是旅居沙特阿拉伯等地12年的美国著名传记作家简·萨森,书中大部分文字都由本·拉登的第一任妻子纳伊瓦和第四个儿子奥玛亲口讲述。传记反映了本·拉登一家人的生活细节,揭示了本·拉登的人生历程——他怎样从一个羞涩温柔的少年成长为冷酷的恐怖分子;他曾经沉溺于美好爱情和婚姻,最后却让自己的儿子充当人体炸弹;他如何在仇恨的鼓舞下建立起庞大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所有这些都警示我们:如果不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那么人类又怎能不受困于恐怖主义?我们精心编辑了本书中最重要的几个篇章,希望能让更多读者了解本·拉登以及恐怖主义的真相。



本·拉登的隐秘人生

「叙利亚」纳伊瓦·本·拉登
[沙特阿拉伯]奥玛·本·拉登
[美国]简·萨森
陈嘉宁 译

1. 奥玛：生为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

我们本·拉登家族的人都具有强大的个性，我只是其中之一。我父亲，虽然在很多地方都显出平静的气质，但他从不受别人左右。我的爷爷，穆罕默德·阿瓦德·本·拉登也因他坚强的性格而出名。他的父亲很年轻就死了，留下了一个悲痛的寡妇和四个幼小的孩子。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那里，也不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去。他身为长子，时年十一岁。

那时的也门并没有太多的机会，我祖父勇敢地放弃了自己熟悉的土地，远离了亲人，带上弟弟阿卜杜拉，加入到艰难地穿越这片地域的众多骆驼商队之中。

穿过也门遍布尘土的村镇，他们到达了亚丁港。在那里，他们经过短途航行，从亚丁湾出发到达位于非洲大陆的索马里。在索马里，两个本·拉登家的孩子受雇于一个残酷的监工——这人脾气十分暴躁。有一天，他认为我祖父做错了事情，十分生气，用一根粗重的手杖敲打祖父的头。

那次受伤，使我祖父的一只眼睛失明了。我的祖父和叔叔不得已返回村子养伤。第二年，他们又起程了。这次是朝相反的方向，一路向北，直到沙特阿拉伯。我相信他们曾多次试图停下，但却没有找到期待中的奇迹。两个男孩，年纪轻轻，胸无点墨，只能勉强挣得能够充饥的口粮，还要继续永无休止的旅途。某些东西让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吸引了我的祖父，因为这座红海城寨标志着艰辛的长途跋涉的结束。

我曾经听过身无分文的人只能闯荡天下。这正是对我的祖父本·拉登的写照，他虽然一贫如洗，却踌躇满志。他从不认为诚实劳动是可耻的。吉达对他来说也是个再合适不过的地方，因为这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都处于经济转型的时刻。我祖父的活力、精神力量及对细节的重视引起了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一个助手的注意。阿齐兹曾打赢众多部落战争，并建立了新的沙特阿拉伯王国。

众所周知，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知人善任。他知道他需要很多聪明勤劳的人来帮他实现王国的现代化，因为他的人民需要医院、道路、商业和家园。这位国王感到沮丧，因为他有很多计划，却没有几个胜任的工匠能使这些计划实现。

这位助手注意到祖父干活的质量，并把祖父推荐给了国王。祖父十分爱戴这位有着健壮体格和强大意志的国王。国王要求祖父做一些修缮工作，祖父很快就按国王的意思做好了。在他第一份工作顺利完成之后，其他的活也接踵而至。

那时人们并不清楚，国王决心要把沙特阿拉伯建成世界上最富有且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王国的建设热潮前所未闻。当国王想建造新的大楼或修筑道路的时候，他就会找到祖父。国王对祖父的勤劳和诚实大为赞赏，让他负责信徒最引以为荣的工作——扩建麦加的大清真寺。

我们家族的所有人都知道祖父本·拉登有两个爱好：工作和女人。他在两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勤奋与忠诚，赢得了国王完全的信任。通过工作他获得了金钱上的奖赏，这让祖父能满足第二个爱好：女人。

在我们的文化中，对特别富有或者特别贫穷的人来说，同时娶四个妻子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我祖父一夜暴富，他不仅娶过四个女人，而且不断休掉其中的几个，然后找新的女人填补空缺。

由于有着如此之多的妻子和前妻，我祖父自然有很多子女，他甚至没法和每个孩子保持联系。按照传统，他会对每个妻子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关注得多一些，而对其他的子女来说，只是在重要的场合才见面。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不了解孩子们的近况，他会从百忙之中抽出些许时间关照儿子们学习是否进步，女儿们是否嫁了体面的人家。

我父亲不是受到特别关注的长子之一，所以他不能常常见到自己的父亲。另外，我祖父和阿丽娅祖母的婚姻十分短暂。在我父亲出生后不久，他母亲再次怀了本·拉登祖父的孩子，却因流产失去了这个孩子，于是她请求离婚。她

的请求很快被答应了,阿丽娅祖母得到了自由,很快又和穆罕默德·阿塔斯结婚,并生了四个孩子。

尽管继父是沙特阿拉伯数一数二的好人,我父亲却没有按照他的意愿生活。像所有单亲家庭的孩子一样,他感到失落,因为他不再和父亲的家人有密切的联系。虽然我父亲从不抱怨,但他还是强烈地感到自己没有地位,缺乏来自父亲的关心与爱护。

我很理解我父亲的感受。我是二十个孩子之一,也经常感觉不到父亲的关心。

不管是在家人还是外人眼里,我父亲都是个严肃的人,且越来越把自己沉浸在宗教教义之中。作为他的儿子,我可以证明他从来没有改变。他是那么虔诚,把宗教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从没落下过祷告。他花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来学习《古兰经》和其他宗教教义、信条。

不论处在哪种文化中的男人,大多数都会被出现在自己生活中不同的女人所吸引,而我父亲就不会。大家都知道当他看到家人以外的女性的时候,都会调转视线。为了避免异性的吸引,他选择早早结婚。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17岁的时候就决定结婚了。

我母亲纳伊瓦·甘耐姆嫁给我父亲是件很好的事情,他们是表兄妹,而且母亲是父亲的第一个妻子。在我们的文化中,第一个妻子的地位是最高的。如果这个妻子又恰是丈夫的直系表姐妹,还是第一个儿子的母亲,她的地位则是无人能及的。极少的穆斯林男人会和这样的妻子离婚。我的父亲和母亲,由于血缘、婚姻和共同养育了众多孩子的关系而紧密相连着。

我从来没听过父亲因为生母亲的气而提高声调,他看上去总是对母亲很满意。事实上,在我年幼之时,他们有时关在房间里,家里人好几天都见不到他们,所以我知道父亲很乐意有母亲的陪伴。

父亲对母亲从一而终,因为母亲不但是个忠诚的妻子,也是个绝好的母亲。她对孩子们的爱是坚不可摧的。尽管她嫁给一个富有的男人,在刚结婚的时候也有佣人帮忙,但她还是亲

自照料我们,满足我们的需要,甚至在我们生病的时候亲自给我们喂饭。

从儿子的角度看,我的母亲是完美的。

我父亲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尽管我不可能不爱自己的父亲,但是我并不认同他的做法。很多时候,我会由于他的做法而愤怒,那些做法对很多人造成伤害,包括那些他不认识的人,而这也伤害了他们的家人。作为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我对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情深感歉意,那么多无辜的生命毁于一旦,无尽的悲伤仍在人们内心深处回荡。

我父亲并不一直对世界充满仇恨,他也并不是一直都被很多人痛恨。曾经很多人在说起我父亲的时候都满口溢美之词。历史表明,他曾经很受爱戴。尽管我们存在分歧,我仍会自豪地承认自己对父亲的爱戴。事实上,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十分崇拜父亲,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光辉最伟岸的人。我要去阿富汗去见比父亲更高大的人,事实上,我必须到阿富汗去真正认识父亲。

童年时,我也拥有美好的记忆。记得有一次他讲起男人有多个妻子的笑话。常常,坐在男性朋友中间的父亲会叫我过去。我高兴极了,循着他的声音走去。我走进房间,父亲笑了笑,对我说:“奥玛,你以后要娶几个妻子啊?”

那时我还太小,不懂得男人、女人和婚姻,但是我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我会举起四根手指头,大声叫道:“四个!四个!我会娶四个妻子!”

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我喜欢让父亲笑。他的笑声是那么好听。

很多人发现我父亲是个天才,尤其是在数学方面。人们说我父亲就是一个数字天才,他可以在脑中计算一大列数字的加法。

父亲的数学才能很是出名,经常有人来我们家找他比赛,他用心算,人家用计算器算。有时他会答应,有时则不。当他善意地接受挑战的时候,我会非常紧张,甚至忘却呼吸。

每次我都觉得他会输掉比赛,结果我每次都错了。我们都十分震惊,就算有很复杂的数字出现的时候,计算器也无法比拟我父亲超凡的能力。当我父亲在脑中计算冗长而复杂的数字

时，他的朋友却在折腾计算器。总之我还是觉得很吃惊，常常想人怎么会有如此超凡的能力呢。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最喜爱的书就是《古兰经》了，因此他有时会被要求逐字背诵《古兰经》。我会悄悄地站在院子里，手上拿着一本《古兰经》，仔细检查他的背诵。我父亲从来没背错过一个字。如今我可以说实话了，随着我渐渐长大，我曾暗自失望。不知为何，我想看到父亲在这里或那里漏掉一两个字，但是他从来没有出过岔子。

有一次，他对我说，在他十岁的时候，也就是他父亲在一起飞机事故中丧生的时候，他在极大的精神混乱之中掌握了《古兰经》。不管怎么解释自己的禀赋，他卓越的表现都造就了许多非凡时刻。

回忆有好的，自然也有不好的。在我的记忆中，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我们像囚犯一样被关在吉达的家中。

在我出生前两年，由于苏联入侵，那些陷入越来越复杂的泥潭的人们面临着诸多潜在的危险。我父亲是战斗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曾被政治敌人威胁说可能会绑架他的孩子甚至杀掉他的家人。

因为这样的警告，父亲要求所有的孩子都呆在家里。我们不能在外面玩耍，甚至自家的花园也不行。我和哥哥们在走道里心不在焉地玩上一会儿，就会长时间地盯着窗外，渴望能够和在外面玩耍的孩子们一起骑车，跳绳。

父亲的虔诚，使他在其他方面也很严格。尽管我们生活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这个世界上最炎热潮湿的城市，我父亲也不允许母亲打开原本装在家里的空调。他也不让母亲使用摆在厨房的冰箱。父亲说：“伊斯兰的信条都被现代化给毁了。”因此，如果我们不在买的那天吃完食物的话，食物就会变质。如果母亲要给小孩子们喂牛奶，父亲就会让家庭农场的人直接把牛奶送来。

母亲可以用煤气炉做饭，家里也能使用电灯，因此我们不用在黑暗中跌跌撞撞，举着蜡烛照亮房间，或者在火上做饭。

我和兄弟姐妹们对这样不切实际的要求大为不满，却从没听母亲抱怨过。

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们可以在一个地方过比较正常的生活，那就是位于吉达南部不远处我们的农场。父亲在农场上建了一个占地庞大的宽敞院落，有着很多房子。我们的房子被涂成柔和的粉色，和沙漠的颜色交相辉映。院落中有一个清真寺，因为我父亲不能错过每天五次祷告中的任何一次。在农场上，父亲最喜欢为那些漂亮的马驹特别建造的马厩。

我父亲很喜欢在户外呆着。他精心建造了一个果园，在里面种满树木，有棕榈树和许多别的树。他还弄了一个昂贵的人造绿洲，种植芦苇和其他水生植物。父亲看到漂亮的植物和花朵时，眼睛就会闪烁起来，后腿腾跃的种马也令他自豪。

能在农场上玩真是好极了，因为不论我们怎么哀求都别想得到玩具。父亲会给我们一些山羊玩，告诉我们只要有真主的自然礼物就应该知足。有一次，他心情很好，带了一只小羚羊回来。

母亲看到我和哥哥们把羚羊从窗户塞进农场的家，有点不高兴。羊毛脱落了一些，当发现沾在家具上的羊毛时，她的声调提高了——这在母亲是不寻常的。后来我们得知，母亲为我们滑稽的举动暗自发笑，只好假装生气。

记得有一次，父亲收到别人给的一只小骆驼。我们希望把它养在农场上，但很快就发现它太小了，还不能离开它的妈妈。可怜的小骆驼哭得那么可怜，我父亲决定把它放在自己兄弟的农场。但是，这只小骆驼在那儿被其他骆驼攻击，没有栖身之所。我们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但小骆驼的遭遇让我难受了好长时间，我通常都很爱护动物，假如它们受苦，我会特别伤心。

有一天，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突然来我们的农场了，车里满载着玩具。我们从没那么激动过。这比开斋节还让我们高兴一百倍！我父亲在弟弟面前掩饰了自己的愤怒，却对我们大发雷霆，把那些玩具都砸烂了，他还在生气。不过叔叔的好意却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现

在回头看,那个叔叔一定在可怜我们吧!

然而,提到足球的时候,父亲却让步了。他带了一个足球回家,我记得当他看到儿子们兴奋的样子时,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这让我们很惊讶。他说他很喜欢踢足球,如果有时间,会和我们一起玩。

还有一个我们和父亲一起玩的的游戏,叫做“帽子游戏”。当父亲让我大哥去外面,给帽子游戏画界的时候,我会高兴地跳起来。而我哥哥在院子里画出一块地方,那里的沙子有意地给压得坚硬。

我父亲会把一顶帽子放在边上。然后他站在边界的另一端,认真地看着对手——自己的儿子们。

我哥哥和我在边界的另一边站成一排,同样严阵以待。这个游戏需要打败对手,抢到帽子,然后安然无恙地回到起点。每个人单独竞赛。随着时间的倒数,第一个站在线上的孩子要冲出去抢帽子。

我父亲站在另一边看着我们,等着对手冲到帽子那儿,抓起它,然后向终点跑去。父亲的目标是在孩子就要到达终点的时候逮住他。父亲的腿很长,人不胖却很结实;他的儿子们也可以跑得像风一样快。不过,尽管我们跑得很快,父亲还是总能赢我们,那是因为我和哥哥们故意让着他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绝对不能打败年长的人,当然也肯定不能打赢父亲。因此,出于对父亲的尊重,我和哥哥们总是在就要跑到终点的时候放慢脚步,确保父亲能抓到我们。

对我来说,比赛就是比赛,我并不认为假装是件公平的事,让谁赢也是不公平的。有一天,我没有事先和哥哥们商量,决定抓起帽子,用飞一般的速度跑回起点,从而打败父亲。我不会让他抓到我的。

后来,我们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知道我会赢。在轮到我上阵之前,比赛像往常一样,哥哥们都让父亲抓住自己。我猛地起跑,迅速而机敏,快速冲到帽子旁边,转而向终点跑去。我跑得太快了,等父亲反应过来时他已经别想抓到我。他在空中滑行,我感到他的手都碰到

我的脚了。但我扭了几下,灵巧地避开了。父亲摔倒在地的一刹那,我听到哥哥们叫出声来。

向前俯冲的力跟着他身子统统压了下来,他摔坏了胳膊肘,肩膀也错位了。看得出父亲正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我退了回去,惊慌不已,为自己制造的这场灾难感到难堪。在父亲被抬到车上并送往吉达的医院的过程中,我连看都不敢看一眼。

基本治疗之后,我们得知父亲还得接受六个月的药物注射和理疗。这次痛苦的受伤十分严重,以致父亲甚至不能前往巴基斯坦,继续他为伊斯兰教而做的重要工作。

哥哥们都很生我的气,因为他们不希望父亲一直留在吉达。他们想要他回到巴基斯坦,他们说父亲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太严厉了。

现在你或许想到了,我父亲不是个慈爱的人。他从不拥抱我或者我的兄长们。我曾试图强迫他表达爱意,却被告知自己很惹人讨厌。他在家的时候,我老在他附近转悠,放肆地搞些专为自己引起注意的恶作剧。

没有任何事能激起他父爱的温和。而事实上,我讨人厌的行为让他开始需要拄着拐杖走路了。渐渐地,他开始因为我们微小的错误而用棍子抽打我们。

好在父亲面对家里的女性时有着完全相反的态度。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冲着自己的母亲、姐妹、我母亲或者姐妹喊叫过。我也从没见他打过女人。

他把所有严厉的惩罚都留给了自己的儿子们。

2. 纳伊瓦:迎娶三个女人

在我怀着第五个孩子的时候,奥萨玛提出了一件我从未料想到的事情:他要再娶一个妻子。尽管一夫多妻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可行的,但是却很少有女人在听说要和另外一个女人分享自己的丈夫时还欢呼雀跃的。

听到他的建议时我有些不自在,但我知道我已经是幸福的女人了。我听说沙特的丈夫在娶别的女人时甚至都不会和妻子商量自己的

计划。因此,当我听到奥萨玛保证说,如果我不同意他是不会让另外一个女人进入我们的生活时,我倍感宽慰。

伊斯兰的学者认为信徒可以娶四个妻子,但不能超过四个。此外,如果一个男人不能公平地对待每个妻子,他就只能娶一个妻子,而这点却很难把握。

尽管我有强烈的宗教信仰,我全心全意地信奉真主,但是我依旧是一个女人,我脑中思前想后,考虑着奥萨玛想带另一个女人进入我们生活的计划。我们的文化中,男人的几个妻子应该成为朋友,她们的孩子应能在一起玩耍。

我丈夫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如果我不同意,他是不会娶别的妻子的,好让我安心。他不愿在这件事情上伤害我的感情。我丈夫说他会把人生中最重要事情的決定权留给我。

我知道,在沙特阿拉伯很少有女人能得到这样的尊重和重视。于是我让这个想法继续在脑中翻腾着。

后面的几个月,奥萨玛想娶其他的女人这件事都是我们重要的话题。有天傍晚,我丈夫透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想法,说他的目的只是想为伊斯兰世界多生一些孩子。听着他的话,我突然发现我对这个事情已经释然了。我丈夫要娶新的妻子并不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不幸福了,而是为了伊斯兰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交换意见之后,奥萨玛发现我同意了他再娶妻的念头。他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纳伊瓦,如果你内心对我娶第二个妻子毫无芥蒂,你一定会感动上苍。你死后一定会升天的。”

我的内心终于变得平静,确信我的理解会使自己的生活也更有意义。那时,奥萨玛才开始着手娶第二个妻子。在奥萨玛选择第二个妻子的时候,我并没有要求,也没有得到发言的权利。

于是,过了一段时间,奥萨玛又娶妻子了。我并没有出席婚礼,但是整个仪式都是按照信仰的要求操办的。他的第二个妻子是沙特人,名赫蒂彻,和先知的妻子同名。人们告诉我赫蒂彻来自有声望的沙里夫家族,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人。她比奥萨玛年长几岁,受过良好的

教育,在吉达的一所女子学校当老师。

穆斯林在任何时候遵循先知穆罕默德的教义,都是件好事情。因此,我热情地欢迎赫蒂彻来到我们家,并为她安排了宽敞的房间。我从一开始就极尽周到,虽然说实话,我花了好长时间才认可并平静地接受得和另外一个女人分享自己丈夫这件事。

从那天起,奥萨玛说他必须遵循伊斯兰教有关多个妻子的教义。赫蒂彻和我将被平等对待。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将分享丈夫的一切,他的想法、他的时间,甚至是他给的礼物。

由于他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每个要求,我知道他会在我们家和他的新妻子家过夜。作为一个优秀的穆斯林妻子,我知道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并且心无杂念。否则,我便不能升天了。

然而,奥萨玛不在家的夜晚,那种寂寥之感却是我无法抵御的。作为一个几乎足不出户的女人,我想念我的丈夫,也想念他回来时带给我的欢欣。为了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徒,我和我的空虚作着斗争,因为我知道我丈夫正在做的是伊斯兰教义所要求的事情。

我要求我的孩子们尊重丈夫的第二个妻子,并让他们叫她姨娘。

一切都进展顺利,奥萨玛的第二个妻子和我很快就经常串门了,我们交换书籍或者一起看书,甚至一起吃饭。我很喜欢有赫蒂彻作伴,并且希望和她呆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成了朋友。

没过多久,我生下了第五个儿子,奥斯曼。看到他甜美的笑脸,我开心极了,那是我第一次没有因为又生了个儿子而难过。

在他们结婚一年之后,赫蒂彻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叫阿里的小男孩。因此,从阿里出生的那天,赫蒂彻就被称为“阿里妈”,也就是阿里的妈妈的意思。同样,在我刚生完儿子之后,也被叫做阿卜杜拉的妈妈。丈夫的熟人叫我丈夫阿卜杜拉,就是一个男人也因第一个儿子的名字而得名。

从那时起,赫蒂彻和我都有孩子了。我最小的儿子成为阿里的玩伴。

在阿里出生不久后，奥萨玛第一次把我们带到巴基斯坦。从奥萨玛第一次答应我们要去白沙瓦到那时，已经过了好几年，其间由于我的怀孕和他第二次婚姻而耽搁了一阵子。

当我们——奥萨玛的两个妻子和六个可爱的儿子——登上从吉达飞往白沙瓦的飞机，我是那么想知道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丈夫都看见了些什么。

跟沙特阿拉伯的处处受限相比，白沙瓦像是一个五彩缤纷的穆斯林城市，在那里，不同民族的人坐着涂着各种颜色的公车和出租车来来往往。由于已经习惯于清静的生活，这个城市让我眼花缭乱。在1979年俄国人人侵白沙瓦之后，这座城市已经成为阿富汗普什图人的难民营，甚至还有裹着布噶的妇女在街边的集市上叫卖。布噶和长袍的功能相同，都是穆斯林妇女从头到脚的装束，但样式却截然不同。长袍都是黑色的，而布噶却可以是淡蓝色、黄色、棕色或者其他颜色，正面有一些刺绣作点缀，后面也可以打上些小褶。

奥萨玛为日渐扩大的家庭找了一栋漂亮的别墅。变换的景物让我们高兴，但赫蒂彻和我依然保持着以前清静的生活方式。家里一切如常，奥萨玛继续在外面忙他的事情，也经常造访阿富汗。我很开心奥萨玛在儿子身上花的时间多了一些，有那么一两次，他甚至把我们八岁大的长子也带到了阿富汗。

我们在白沙瓦过完了夏季，奥萨玛说他要护送我们回吉达，因为两个大些的儿子都已经上学了。那次旅行棒极了，此后我们经常白沙瓦度过夏日的时光。

在赫蒂彻生下第一个儿子阿里后，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次，在生了五个儿子之后，我十分确定自己会生个女儿。尽管我丈夫好像更关心阿富汗的战争，但是在我生产的时候，他还是回来了。然而，第六个孩子却依然是个男孩，我们以穆斯林世界最神圣的名字给他命名，那就是穆罕默德。

我的六个儿子，加上阿里，让本·拉登家特别有生气。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敬畏我的丈夫，也害怕我家里的七个儿子。

在穆罕默德出生后不久，我丈夫找到我，商讨迎娶第三个妻子的事情。对我丈夫来说，那时恰逢伊斯兰世界需要很多新生力量，因此他希望有更多的儿女来传播真主的旨意。这次，奥萨玛说如果我能帮他物色一个合适的妻子的话，他会很高兴。我想了没几天就同意了。我的内心告诉我如果我做了这件对他和伊斯兰世界都很重要的事情，那我对丈夫的爱也更加强烈了。

一定是真主在引导我做这个神圣的事情，就在我们谈话后没几周，我就认识了一个可爱的来自吉达的沙特女人。她的名字是哈丽雅·萨巴，她是一名专门教授聋哑儿童的教师。

对我来说，我丈夫迎娶的女人一定要是虔诚的。哈丽雅很虔诚，但她还有很多其他吸引我的特质。从我看到她迷人的脸庞的那一刻，我就喜欢她了。每每发现她虔诚的生活和他们萨巴家族的优点，我都会更加喜欢她。我往返于奥萨玛和哈丽雅的家庭多次，达成嫁妆和其他细节的协议，然后我便可以安排他们订婚了。

婚礼结束之后，我就把哈丽雅当成自己的宝贝妹妹了。这些年，我也是一直这么待她的，从未改变过。

我帮哈丽雅在大房子中安顿下来。她的到来，增添了我的快乐。我们经常在一起读书，讨论《古兰经》和我们的宗教中其他方面的问题。

1985年这一年，因为奥萨玛迎娶第三个妻子而变得热闹。而1986年，至少对妻子和孩子们，是比较安静的一年。这是第一次一整年中都没有新的小孩出生。

作为妻子，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照顾孩子，让他们快乐，并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这个家里有三个妻子，七个活泼的儿子，他们中有几个正在上学，很多佣人，很多端茶倒水的女孩，好几个厨子、司机，让我们的房子像是一个忙碌的蜂窝。尽管我们家很大，有着12个宽敞的套间，但由于大家都忙着各自的事情，即便只是日常生活，家里也尽是来来去去的人，噪声不断，很是嘈杂。

我们几个妻子曾戏称我们吉达的家就是一个小型联合国，我们的佣人，有菲律宾的，斯里

兰卡的,非洲的,埃及的,也门的,还有好多别的国家的。尽管奥萨玛为我们安排了几个送孩子上学并且购买日常杂物的司机,我们三个人还是很忙,我们得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

在穆斯林社会中,第一个妻子是最重要的。作为奥萨玛的第一个妻子,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很尊重我,包括奥萨玛新娶的两个妻子。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比赫蒂彻和哈丽雅地位高。奥萨玛的妻子都变成我的朋友了。奥萨玛·本·拉登的妻子们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冲突。

1986年,我又怀孕了。我特别希望哈丽雅也能怀个孩子。但却没有听到她的好消息。

差不多就在那段时间,我丈夫找到我说他希望迎娶第四个妻子。他的确是谈到了自己的想法,却没想到要征得我的同意,也没有让我参与。除此之外,我觉得帮奥萨玛物色到一个妻子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奥萨玛的第四个妻子是阿富汗一名沙特战士的妹妹。她家在麦地那,她的名字是西哈姆。我没有参加婚礼,却照样帮助她在我们家安顿下来。

在第四次婚礼后不久,奥萨玛告诉我们一个我从未想到过的消息:我们全家将搬到麦地那。麦地那位于吉达东北部205英里(330公里),奥萨玛将在那里负责一个本·拉登家族的建筑项目。

虽然我最喜欢住在吉达,但由于先知穆罕默德早先曾被麦加不信教的人赶到麦地那,因此麦地那十分重要,那里有先知的家和他的坟墓。麦地那被称为“光芒之城”或者“先知之城”,在所有的穆斯林信徒的心目中,麦地那是仅次于麦加的另一座圣城。

这个消息打破了往日的平静。在我们为奥萨玛整理私人物品的时候家里充满了混乱。

我们刚结婚时,奥萨玛十分大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变得十分简朴,认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应该以简朴为贵。本着这个新的治家原则,奥萨玛声称我们的家具应该是朴实的,我们不该有太多的衣服,我们应该吃简单的食物。奥萨玛就只舍得在他的汽车上花大价钱,他永远都开着最新款式的汽车。因此,奥萨玛的妻

儿,不可能像很多现代人那样,拥有太多东西。就算这样,如此庞大的家庭,仅仅是日常必需,就足够塞满很多很多箱子了。

我爱麦地那——谁又能不爱这个对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如此特殊的城市呢,但我并不希望离开吉达。吉达是最让我感到舒服的地方:阿丽娅姑妈和她的家人就在附近,此外还有我的几个女伴;用作周末短期游乐的农场只有一小段距离。而从吉达到麦地那有四个小时的路程,这会阻碍我们拜访奥萨玛的家人,也让我们无法一时兴起就去奥萨玛的农场了。再说我怀孕了,不希望在我生孩子的时候远离自己熟悉的地方。

但是我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改变。

我们搬进麦地那一幢属于我丈夫的宽敞的别墅。那房子很大,大约是一般房子的四倍,有四层楼。但四个妻子、八个孩子和众多仆人,很容易就把这里塞得满满当当了。

作为奥萨玛的第一个妻子,又是他长子的母亲,我住在顶层。不过他每个妻子都有单独的一层楼,包括卧室、盥洗室、客厅和厨房。尽管住在先知之城大家很是兴奋,但是过了没多久多数人都开始想念吉达了。

就在那时,我第七个孩子诞生了。

尽管旅途劳顿,但我肚里的胎气并未受到影响。生了六个儿子之后,怀孕对我而言已成家常便饭。我终于接受了我将是多子之母这个事实。我训练自己的思绪,让它不再飘到锁在柜子的那些小女孩的衣服那儿了。

在我生孩子的时候,奥萨玛特意回家陪我,我们又冲到了麦地那的医院。幸好,这次生产比较轻松,也很快。透过雾气,我听到医生告诉我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让我为之一振。13年的婚姻,我生了六个儿子,我——纳伊瓦·甘耐姆——终于生了一个女孩!激动之情掠过我的周身,我心中的感觉美妙极了,看着她甜甜的小脸,我真感到自己幸福至极。

奥萨玛也很高兴,但他说他是因为看到了我的欢欣才感到幸福。我们给亲爱的女儿起了法蒂玛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在穆斯林女孩中很受欢迎,因为先知的女儿也叫法蒂玛。

我想立马冲回家去,打开那些箱子,给宝宝女儿找出那些漂亮衣服。我实在太开心了!和女儿一起度过的第一年是我生命中最幸福时光。

3.奥玛·本·拉登的成长

我和哥哥们都患有哮喘,在年幼的时候都发作过很多次,尤其是在炎热的沙漠气候里进行体育运动的时候。有好几次发作,我都被紧急送到医院,插上氧气管。由于担心我和哥哥们哮喘复发,医生建议父亲在家中备上万拓林,并让我们使用吸入器,但父亲不管我们病得多么严重,也坚持不允许我们使用现代处方药。

除了现代交通方式以外的其他一切方面,父亲规定我们必须尽可能像先知一样生活。因为在先知生活的时代还没有现代医学,我们就不能够服用现代医学药物。事实上,除非我们真的濒临死亡,否则父亲都拒绝使用任何现代医学治疗。

至于如何治疗我们的哮喘,他建议用一个土方,让我们削一段蜂巢管并通过它来呼吸。这个方法并没有什么效果,但是父亲一点都不让步,先是命令我们必须遵照先知的的生活方式,然后警告我们服用万拓林会伤害我们的肺。

……就像任何地方的孩子一样,我们总是试图规避这些戒律。例如,父亲禁止我们喝从美国进口的碳酸饮料。可是我们爱死了碳酸饮料!父亲在场的时候,我们会听从他不用美国产品的命令,但只要逮到机会,我们就会大口大口地喝百事可乐和其他软饮料。

父亲还定下不少跟他的反西方产品态度完全无关的奇怪规矩。从我们还只是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开始,他就要求只给我们提供很少的饮用水。我们长大了,他更是强调我们只能在实在需要的情况下才喝水的重要性。他的理由是他的孩子应该是“坚韧”而“有耐性”的,因此我们必须下决心,尽可能长时间地拒绝任何形式的营养补充。

他对女儿们也定下一模一样的戒律,但是他让我母亲来负责在女孩中实施这些戒律。我

的姐妹们就幸运很多,因为母亲根本无法忍受听到女儿们哭着哀求要水和食物。

甚至在我们还非常年幼的时候,父亲会把儿子们送进吉达农场外的干旱沙漠里,冒着我们会哮喘发作的风险,坚持让我们陪他在沙漠里进行远足。他最严酷的命令是我们在远足结束返回家中之前不能喝一滴水。他让我们甚至不应该“想到”水。当然,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在沙漠里步行会让身体迅速脱水。事实上,沙特政府一直提醒到沙漠里旅行的游客要喝尽量多的水。

奥萨玛·本·拉登对儿子们的教导却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训练自己在沙漠里长时间不喝水。本·拉登的儿子们必须学会对沙漠的酷热产生免疫,必须让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更加强大坚韧。父亲反复警告我们,在西方异教徒攻击穆斯林世界之前,我们必须为沙漠作战而做好准备。在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父亲就已经萌生这样的想法,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更加坚信战争必然到来。

作者注:奥萨玛·本·拉登从事的政治活动

在纳伊瓦继续不断怀孕生子,奥玛逐渐长大,开始明白他的生活与其他孩子不同的那些年里,奥萨玛·本·拉登在阿富汗的战火中忙得抽不开身。战争局势有了变化,苏联部队占领了主要城市,穆斯林游击队员们(奥萨玛也是其中一员)发起了游击战。1980年至1985年间,苏联发起了九次主要进攻,战斗十分激烈。

1985年,阿卜杜拉·阿扎姆和奥萨玛成立了一个正式办公室,称为服务办公室。在这儿,穆斯林志愿者们被送去接受训练,然后分派至阿富汗的各个战斗小组。此时,奥萨玛不再满足于筹集资金和运送物资,而是进一步参与圣战,帮助建立训练营,修建公路,成立自己的由阿拉伯战士组成的战斗小组。此时的他与别人一起冒生命危险,一起负伤,活跃于战场上。

奥萨玛也认识了主要的埃及圣战主义者,这些人进一步启发了他。他们想法一致,渴望在苏联战败后,改造整个穆斯林世界。这些人日后成为了他最坚定的追随者,包括默罕默德·阿提

夫、艾曼·阿尔扎瓦希里、阿布·乌拜达·阿尔班希里、阿卜杜拉·艾哈迈德·阿卜杜拉,还有那个埃及的盲人牧师奥玛·阿卜杜勒·拉赫曼。

因为奥萨玛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时间多过沙特,他便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安排了房子,夏天他的妻儿来此与他同住。奥萨玛让他的大儿子阿卜杜拉进入贾吉战斗营,卷入了阿富汗的冲突中,在这里这个男孩面临着极大的危险。没想到,此举招来了奥萨玛家人和其他圣战领导人的批评,其中还包括阿卜杜拉·阿扎姆。但这不过只是开始,日后出于对圣战的狂热,奥萨玛多次把并不热衷圣战的儿子们推向了最前线。

1988年4月,在苏联侵略阿富汗九年零四个月后,来自阿富汗、苏联、美国和巴基斯坦的代表们签订了一份协议,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同意不再干涉两国政治军事事务,美国同意结束对阿富汗反苏组织的支持。

奥萨玛的顾问阿卜杜拉·阿扎姆提出建立一个广泛的基地,在那里信徒们可以为建立一个完美的伊斯兰世界而奋斗。奥萨玛完全同意这一提议,他召开会议,将该组织命名为军事基地,日后简称为基地。1988年8月,第一届会议在奥萨玛白沙瓦的家中召开。

基地组织的成立者们宣布该组织将发起全球性的运动,设有一个伊斯兰分支与一个军事分支,以暴力及非暴力方式支持伊斯兰教。他们的目标包括是使穆斯林世界摆脱西方影响,推翻君主政体和世俗政府,以及使伊斯兰教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宗教。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结束,奥萨玛有了更多时间投身于实现基地组织的目标中。

奥萨玛成为伊斯兰运动的领军人物后,他的追随者之间出现了矛盾。最明显的是阿卜杜拉·阿扎姆和艾曼·阿尔扎瓦希里之间,为了得到奥萨玛的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两人你争我夺。阿卜杜拉·阿扎姆不赞成对其他穆斯林采取暴力手段,艾曼·阿尔扎瓦希里却没有这样的顾虑。渐渐地,这两人的矛盾不断升级,基地组织运动也受到了影响。

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名苏联士兵从阿富汗撤退,奥萨玛和他的同伴声称这是个伟大的胜利。不幸的是,情况并没有因为苏联撤兵而好转,在这个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国家,军阀开始混战,各个派别都竭力想要获得领导权。奥萨玛试图调解,但是没有成功。

战争结束后,基地组织准备将他们的运动发展至全世界,这时,阿卜杜拉·阿扎姆遭遇不测。1989年11月24日,当阿扎姆和他两个儿子的车队前往白沙瓦的清真寺祈祷时,途遇三枚地雷爆炸,全部遇难。至于凶手是何人,流传着很多猜测,但大多数人认为艾曼·阿尔扎瓦希里是幕后主谋。

阿卜杜拉·阿扎姆死时49岁,他可能是唯一一个日后会阻止奥萨玛对沙特统治者和美国发起攻击的人。

奥萨玛很快回到吉达。此时,他的政治、宗教和军事设想已经被全面唤醒。自那以后,他继续扩大基地组织,积极与和他想法相似的阿拉伯人会面。

4. 奥玛:噩梦开始

苏阿战争结束后,平静并没有持续多久。我的父亲不出意料地第一个敲响了警钟,他就像天线一样搜索地区新闻,对有关穆斯林的消息尤为关注。尽管多年来他忙于阿富汗战争,可他始终保持警觉,小心翼翼地关注两伊战争的相关动向。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年之久,最后双方精疲力竭,谁都没有取胜。此时我父亲开始观察伊拉克的举动,他相信对战争结果不满的萨达姆·侯赛因决不会善罢甘休。

父亲从来都不喜欢萨达姆·侯赛因,因为这个独裁者没有在这片穆斯林土地上建立一个宗教政府。他常常嘲笑萨达姆,认为他“并非信徒”。对于一个穆斯林,这是莫大的侮辱。他对萨达姆的好斗寻衅嗤之以鼻,说道:“这个拥军甚众的领导人一刻也停不下来去惹是生非。”

父亲担心负债累累的萨达姆会垂涎邻国的财富,于是他开始把这一个猜测公布于众,通过清真寺和录音带,他广泛传播他的想法,录音带

被分发到了沙特民众手中。这样做十分危险，沙特王室私下表现出些许不满，但尚未公开指责。

遗憾的是父亲的揣测应验了。1990年2月，科威特和利雅德(沙特首都)接到了从伊拉克传来的蛮横要求，极度缺钱的萨达姆·侯赛因向科威特和沙特提出免除他400亿美元贷款——这笔钱当初被用于与霍梅尼交战。科威特和沙特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萨达姆露出了他挑衅的一面，要求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并放言：“让这些海湾国家知道，如果他们不给钱，那我就自己把它弄到手。”自此这个独裁者的军队就蠢蠢欲动，他在伊拉克科威特边境部署了10万部队。被问及此事时，他声称他的部队只是在训练演习。

1990年7月31日沙特国王法赫德召集了包括萨达姆在内的各方在吉达召开紧急会议。不幸的是除了遭受更多侮辱，这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那天晚上，父亲说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1990年8月2日清晨，萨达姆的军队入侵科威特，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这个小国。父亲又一次说道：“为了得到东部的油田，萨达姆肯定会入侵沙特，一旦他的部队在科威特稳住脚，这一切就会发生。”

那时我才10岁，第一次真正有了战争的概念，明白了任何国家都可能遇到战争。也是从那时开始，我认识到父亲作为一个受人崇敬的战斗英雄，他的行为通常是不容置疑的。在沙特，他是唯一一个被允许可以给自己的车安装黑色玻璃、佩戴机关枪行走于吉达的大街小巷的公民。自那以后，我开始记录我们地区的新闻，并留心父亲对这些事件的反应。

父亲开始为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一天，他回家时带了许多结实耐用的胶带，指导我们帮他粘牢窗户，以免萨达姆轰炸的时候，玻璃震成碎片。他还准备了额外的食物、蜡烛、煤气灯、手提收发机和使用电池的收音机。他甚至还为家里的每个人购买了军用防毒面罩。学习使用防毒面罩的时候，我们这帮孩子感觉像闹着玩，但是父亲却显得前所未有的严肃，他估计

萨达姆会像对伊朗人那样毫不犹豫地使用生化武器。

等到家里的准备工作完成，父亲的注意力便转移到农场，他在那储备了煤气、食物还有大型卡车。他认为我们的农场将是最好的军事基地，也坚信一旦萨达姆来袭，王室便需要他的军事才能。

他甚至还购买了一艘高速游艇，以便情况危急时，将我们带到安全地带。游艇的引擎被拆除，换上了一个马力更足的，停在吉达港的本·拉登游艇泊放处。当父亲提到他将这艘船命名为沙菲克·阿尔马达尼，以纪念这位在苏阿战争中牺牲的英雄时，我很是吃了一惊。

……购买这艘游艇的时候，父亲想到了这个年轻的英雄，希望他能活着乘风破浪，而不是被埋在阿富汗的一个洞里。我仿佛看到了我们一家人坐在这艘名叫沙菲克·阿尔马达尼的船上，勇敢逃过了入侵的伊拉克军队的追捕。

或者也许沙特不会被攻击，那样父亲便能带我坐着这艘船高高兴兴地玩一趟，而不是疯狂地逃命。

那段时间父亲还很爱国，忠于国家和国王。他已经知道那些关于萨达姆的公开言论得罪了沙特王室，所以他告诫他的雇员：“要是你们被警察或者士兵攻击，甚至逮捕，记住不要反抗，举手投降，乖乖离开。不要逃跑，不要自卫，我会保你们出来的。”

父亲多次说道：“本·拉登家族始终拥护王室。我父亲是第一位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密友，现在轮到他的儿子拥护阿齐兹的儿子。”

作为默罕默德·本·拉登的儿子和一名战斗英雄，父亲与王室还保持着稀松的联系。父亲坚信伊拉克会穿过科威特边界进攻沙特，并还把他的想法告诉了王室。在那段混乱的时间里，他见了好几位王子，最重要的是，他拜访了大权在握的内政部长，沙特王子纳伊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他是法赫德国王的亲兄弟。父亲向王室提出为攻打萨达姆出力，愿意带领手下一万两千名装备精良的阿战老兵奔赴战场。他向纳伊夫王子保证，他的部队会以闪电般的速度捍卫伊斯兰最神圣的土地。他需要的只是王室

的批准。

沙特办事的方式是从不匆忙作出重要的决定。王室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而是告诉父亲他们会再找他。

与此同时,萨达姆公开发表关于沙特王室的可恶言论,调动军队威胁我们的边境,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美国的领导者们此时大张旗鼓地来到沙特,试图劝说王室让美国驻兵沙特,以便攻击萨达姆。很快,父亲震惊地发现王室对他保卫沙特的提议完全不予理会。

他从阿拉伯媒体那了解到,美国将带领一个庞大的军事联盟保卫沙特。父亲一直相信他的部队能够击败萨达姆。我听到他愤怒地喊道:“难道萨达姆的军队比苏联的还要厉害吗?不!”他咕哝着说:“我们不需要美国人。”

尽管父亲向家人和朋友抱怨,但他没有对外宣扬,因为他仍然忠于沙特王室。很多年来,本·拉登和沙特两家一直紧密合作,致力于发展沙特。然而这次的拒绝让他觉得很不是滋味,因为他已经告诉家人、朋友和熟人他向王室提出要为国效力。

除了骄傲受挫,另外一点也很重要。在父亲眼里,整片沙特的土地都是伊斯兰的圣地,不能被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基督徒和犹太士兵污染。

1948年犹太国建国以后,很少还有穆斯林把美国看成阿拉伯人的朋友。如今,除了父亲以外,很多人都坚信美国政府想利用这次危机,堂而皇之地驻兵沙特,以我们的国家为基地,向整个阿拉伯世界传播他们不受欢迎的世俗观点。

父亲对王室的忠诚很快就变了。

那一天我心情不错,因为父亲让我陪他一块在吉达例行日常事务。我们正从父亲的一处生意前往另一处时,父亲信任的一位雇员走向我们,即使是在我看来,他都显得很紧张。

那人凑着父亲的耳朵说了几句。

父亲的脸顿时煞白。

当我得知当天上午早些时候,政府部队突袭了我们在吉达的农场,我也变得脸色煞白。我们听说全副武装的沙特部队在逮捕农场工人

和老兵之前,就已经包围了农场。

父亲从阿富汗回来以后,帮助大约100名之前的穆斯林游击队员获得了沙特的签证,并将他们安置在吉达的农场。其中很多人出于种种原因,被禁止再回到自己的国家,我相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父亲才把他们带到沙特。

我们的雇员和老兵听从父亲的指示,乖乖地高举双手,服从命令。尽管他们如此谦卑,我们听说他们还是被关进了监狱。父亲辛苦工作了几个月,花费了数百万沙特里亚尔谨慎收集的物资全部被没收,什么都没剩下。

父亲怒火中烧,气得话都说不出。但他还是迅速采取行动。他跨着大步冲向吉达的办公室,我得跑着才能跟上他。在那儿父亲打了一个电话给王储阿卜杜拉,他是法赫德国王的同父异母兄弟,如果主允许的话,也是将来某一天会继承王位的人。我静静地听父亲把突袭的整个经过向王子叙述了一遍。

他们的谈话很简短。父亲说王储对这次突袭一无所知,但是他保证将会严查此事,给出一个解释。父亲很尊敬王储,所以心中相信王储没有骗他。可这一事件深深刺痛了他,并永远地改变了他的想法,将他推上一条毁人无数的不归路。

虽然父亲与几位声称代表王储阿卜杜拉和国王法赫德的王子谈话,王室还是没有给出进一步解释,这让父亲更为恼火。后来王室下令释放我们的农场工人和老兵,我们才算松了口气。

1990年秋天,美军大量涌入沙特。看到这支成员主要为基督徒的西方军队在保卫沙特,许多沙特男子都有种被冒犯的感觉。而当他们充分认识到被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保护的含义时,像是遭受了双重创伤一般,因为整个沙特布满了女兵。

当父亲第一次看到一个看上去颇为能干的女兵时,他变成了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反对王室允许西方军队进入沙特,他大声吼道:“女人!保卫沙特男人!”

没有比这更糟的侮辱了。父亲沮丧至极,以至于宣称他再也无法忍受非穆斯林头上空气

中悬着的污染物了。他像发连珠炮似的批评王室、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任何他认为正在损害伊斯兰的人。

父亲在当地清真寺演讲,分发传单,录制磁带,所有一切都是在批评政府。他称政府正在把沙特变成美国的殖民地。王室越来越不满,其实他们这么做很合理,因为他们要对所有沙特人的安康负责,所以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没有将国家的命运交到我父亲和一万两千名穆斯林战士的手中,尽管没有人会否认他们都是勇士。

虽然我爱我的父亲,也很难批评他的所作所为,但我必须说我相信王室做了负责任的选择,这样做对所有沙特人民都好。

萨达姆的军队被成功驱逐出了科威特,战争很快结束,人员伤亡也很少。但是父亲的怒火并没有平息,事实上,这个轻易的胜利更加惹怒了他。我不由觉得他宁可选择穆斯林战士的失败,也不愿接受异教徒带来的胜利。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们发现一些美国士兵还将留在沙特。父亲怒不可遏,他在清真寺说道:“美国士兵继续留在沙特,这证明我的预测完全正确,世俗污染已经蔓延开来了。”

因为我还小,父亲并未把我当做心腹,所以我并不知道所有细节。但是从父亲的不满中,我隐隐感到我家将面临一个不利的转变。

我知道父亲开始了这场与王室的争执,虽然他们平静而明智地试图缓和这一矛盾,固执的父亲不仅粗暴地拒绝与他们进行理性的对话,还进一步批评抱怨王室。终于一个小伤口化脓溃烂,最后变得难以挽救。他的口头攻击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王室最后愤怒地放弃和解。内政部长纳伊夫王子告诉父亲他被禁止离开沙特。在沙特,这通常是失去人身自由的第一步。难道父亲要在牢里度过余生吗?

父亲的几个哥哥想方设法把他带到安全地带,提醒他我家族对王室的忠诚。可是父亲不为所动,拒绝做任何改变。

家里的气氛日益紧张。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围着父亲转。他不开心的时候,他的不悦就会传染给家里的每个妻子和每个孩子。危机

还没有过去,父亲出乎意料地要我母亲带着哥哥阿卜杜勒·拉赫曼,还有两个妹妹去叙利亚度个长假,和她父母兄弟姐妹在一块。

除了阿卜杜勒·拉赫曼,父亲的所有儿子都留在吉达。而后有一天,父亲一声不吭地就消失了。他的一位雇员告诉我们父亲为了一些生意,已经离开了沙特。我们都在好奇父亲是怎么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这时我想到他那艘厉害的沙菲克·阿尔马达尼游艇,心里暗暗希望父亲没有撇下我,孤身一人体验了一场大胆逃亡。

得知事情并非如此,我大松了口气。在他消失之前,父亲说服一个王子准许他离开王国去处理巴基斯坦的一些重要生意,并且向那位好心的王子保证他会回来。

我们等待着父亲归来,但一切只是徒劳。母亲从叙利亚回来后,我们被告知父亲不会再回来了,我们也要离开这里。往后我们将住在非洲。

环顾我们的家,除了农场上心爱的马,我对别的都不在乎。我们离开后,漂亮的母马贝达哈怎么办?还有我们最爱的公马怎么办?面部有一个白色的火焰图案,全身栗色的阿拉伯马拉扎兹,还有鬃毛和尾巴都是黑色的白马阿德哈姆,它们怎么办?阿德哈姆是父亲的专门坐骑,它是一匹只有国王才配得上的战马。

很快我就得到了一个让人心碎的消息,沙特法律禁止阿拉伯母马出境,所以我们不能带走贝达哈。唯一的安慰是我们可以带走拉扎兹和阿德哈姆,法律没有禁止公马出境。

但如果当时我知道它们未来的遭遇,我一定会竭尽所能让它们安全地留在沙特。

5.奥玛:在苏丹的喀土穆

“来宾屋”是父亲的一栋别墅,主要用来招待来自穆斯林世界和欧洲的访客。这栋别墅有三层,非常宽敞,有22个大房间,面积比我们要大得多。房子被漆成了淡粉色。闪亮的黑色大门很有特色。

父亲在阿尔·利雅德还有两栋房子,离我们家都很近。这两栋别墅也很大,用来安置父亲的

一些雇员,主要是管理员、司机和警卫。他们绝大多数是之前苏阿战争的穆斯林老兵。父亲不仅雇用了我们吉达农场的老兵,还雇了其他老兵。那些不住在我们附近的人分布在全国各处。

除了几个曾在吉达城外的农场里工作的人,我们和父亲的士兵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此外,在沙特时我还太小,没法完全明白我目睹的一切。突然之间,我开始对父亲的世界有了更多了解,看到了那些巨大的商业和政治利益,还有来自各国的向父亲致敬的访客。在苏丹时,父亲开始把他的儿子看做未来的潜在伙伴,在这里,我们生平第一次被准许偷窥一眼父亲那充斥着政治和商业活动的复杂世界。

在父亲办公室里和他相处一段时间后,我们开始接触那些穆斯林战士,慢慢知道一些他们的生平故事。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们发现这些人中很少有人被允许回到故国。

每个士兵都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苏阿战火正酣时,阿拉伯各国政府纷纷将年轻战士送往前线,支援我父亲和其他组织者。这些士兵满心都是美好的理想,他们为响应圣战的号召,支援亟需帮助的穆斯林兄弟,放弃了学业、事业还有婚姻,作出了种种努力,他们的政府使他们相信这一切都会得到奖赏。他们抗战的那些年里,赞誉铺天盖地。可是在他们赢得这场人人以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之后,政府却抛弃了他们。一些士兵的护照没有被延期,另一些试图回国的在边界被拒之门外。

他们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因为害怕这些士兵掌握了充分的军事知识,回国后会将对现存的政权造成威胁。

这些勇士们突然发现他们变成了没有祖国的人。迫切想要工作的他们找到了我父亲。尽管他自己的生活会一团糟,不得不逃离祖国,但他给了他们每个人工作,提供高薪和住宿。很多老兵告诉我们,我的父亲是唯一没有忘记他们,并且遵守承诺的人。

这些坚毅的士兵成为了父亲的警卫,忠诚地保护着他和他的家人。这些魁梧的士兵看上去能徒手杀死我高瘦的父亲,但是他们对他充

满了敬畏,谦恭地站在角落,绝不比父亲先开口。虽然父亲没有要求他们如此崇敬他,他们却全身心地膜拜他,时刻准备着为他效劳。

作为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我们也从他们的崇拜中获益。为了保护奥萨玛一家,他们都甘愿献出生命。

钱对我们而言新奇诱人,不过我们获得钱的方法并不完全正当。父亲认为不应该给我们钱,即使是买学校零食也不行。我们真的需要零花钱,比如用来买一些基本用品。但他说:“不行,你们要吃苦。饿不死你们的。”怎么会这样,其他的父亲都希望孩子能得到最好的,而我们的父亲却完全不同。看到我们吃苦,他似乎还乐在其中,提醒我们知道饥渴的滋味对我们有好处,当别人拥有很多,我们什么都没有也是好事。为什么?他说这样我们就能强大起来,那些拥有很多的人会越来越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我们当然不赞同他的观点,但是我们不能反对他。如果我们抗争,父亲和儿子之间也不可能心平气和地探讨,他会平静地命令我们站好,准备挨打。他最爱的武器是他的木棍。有的时候,打我们的时候他过于激动,那根粗重的棍子还会断为两截。木棍断了以后,他就会冲到门边抓起一只我们的凉鞋,回来接着打我们。

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们常常遍体鳞伤,背和腿上都布满赤红的伤痕。

以前在沙特,父亲的司机们看到我们的可怜相,觉得他有些残忍,所以好心的他们就想给点补偿,偷偷塞点零钱给我们,虽然他们自己也没什么钱。但是在苏丹,我们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为父亲工作的人不住在我家附近,对我们的遭遇并不知情。

然而我们很聪明,找到了法子,弄点零花钱。

那个时候父亲会给母亲津贴,所以她有结余。结婚初期,她就养成了在卧室藏钱的习惯。她会在杂志底下、书里、抽屉里塞点钱,我们知道她所有藏钱的地方。母亲不在的时候,我们兄弟会轮流放哨,胆子大点的会冲进她房里快速搜查一遍。

母亲从未说起钱找不到了，所以我们得出结论，母亲发现了我们的需求，但又不能违背父亲的意愿给我们钱。于是她就把钱塞在我们能轻易找到的地方。要不是这样，她早就拉响警报，说她的钱被偷了。

拿到了钱，我们会溜出屋，跑到附近的一些小市场，狂买零食和软饮料。庆幸的是，我们从来没被发现，我们知道这样彻底的违抗会有什么处罚。

弄到了这些钱，我们甚至还盯上了鸽子——在苏丹这种消遣很流行。我们打听到邻近的村子可以买到优质鸽子。好在我们有运输的办法。我们离开沙特不久，我九岁时，父亲觉得最大的孩子们可以有自行车。在那之前，我们不准有自行车或任何一种机械运输工具。记得一次我求父亲给我买辆自行车或摩托车，说我短途旅行实在需要一辆，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奥玛，如果你要旅行，骑着羊去。”

不知什么原因，一天父亲改变了主意，让一位司机给阿卜杜拉买了一辆四轮摩托车。其他男孩每人一辆自行车，最贵的那种。那天我们开心极了。我们很爱自己的自行车，并从沙特把它们带了过来。在喀土穆，它们十分有用。我们打算骑着它们出去，买些鸽子回来。

我和哥哥们策划着如何建立一个鸽子家庭。我们小心翼翼地盘算着，像是要发起一场战役。父亲不喜欢我们去较远的地方，我们必须得等他出了城再行动。我们开始观察警卫何时会休息。很快我们发现白天最热的几个小时，大多警卫会离岗休息很久。等到父亲出了远门，我们准备好自行车，然后等到大中午，太阳烘烤大地时，果然那些警卫一个个离开，回到别墅里喝杯冷饮或是睡个午觉。然后我们就跳上自行车，冲出了没有警卫的大门。

我们拼命地踩着踏板骑在大路上，风掠过我们的脸，头发在风里飞扬。自由的滋味从未这么诱人。任务完成顺利，在邻村我们找到了需要的东西。那儿的鸽子很出名，买第一对鸽子之前，我们认真地全看了一遍。我们买的那对鸽子很贵，花了5000苏丹镑。慢慢地我们变得更大胆，从母亲那拿了更多钱。她还是什么

都没说，但我们明白她什么都知道。

虽然母亲的生活完全与外面隔离，而且她服从丈夫的所有要求，但她还是想出了奇妙的方法，帮助我们在父亲过于苛刻的规定下，找到一些喘息的机会。我们从未提起这些事，因为她永远不会直接反抗父亲，但是她帮我们度过了那些灰暗的日子。面对此类情况，母亲很有智慧。

6. 奥玛：死亡的气息

我们与沙特不再有任何官方联系。

恐慌开始了，我不禁想到，如果我们不是沙特人，我们又是谁呢？我们的曾祖父母籍贯也门，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是也门人，母亲出生在叙利亚，那我可能是叙利亚人吗？

父亲将全家人聚在一起，告诉我们从那时起，我们是苏丹人！父亲说：“苏丹政府慷慨地给了我们苏丹公民身份。”

我感到一切都毁掉了。虽然苏丹很多东西我都喜欢，但我是个沙特人，对此我深信不疑。在我心中，我永远是沙特人，即使官方文件上已经不是了。让我觉得可怕的是，苏丹护照上我的名字都被改了，现在我成了奥玛·穆罕默德·阿瓦德·阿鲍德！我的姓不再是本·拉登！连我的出生年份也从1981年变成了1979年，至于为了什么，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们的小世界每天都还在缩小。那次暗杀事件后，父亲因为焦虑变得越来越暴躁，好像世上除了苏丹政府，其他所有政府都是他仇恨的敌人。那时我已经14岁了，得知父亲深陷于比我想的危险得多的政治事件中，我感到极难受。我多么希望他只是忙于种植世上最大的向日葵！但我知道我那是在做梦：他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上他对圣战的激情越发高涨。

许多不利之兆开始出现。父亲开始更频繁地公开会见他在阿富汗认识的好战分子。其中一些组织受到了反对不同的中东政府和西方政府的护教运动的感召。那时我父亲的基地组织最热衷的就是，把外来影响从穆斯林国家中清除出去。

另外，还有艾曼·穆罕默德·阿尔扎瓦希里领导的阿尔－圣战组织，该组织主要目标是推翻埃及政府。我很高兴我不用常常见到他。第一次见到这人就把我搅得心神不宁，而父亲却十分尊敬他。

我承认艾曼·阿尔扎瓦希里很聪明。他于1951年出生于埃及一个富裕家庭。他父亲是受人尊敬的教授和药理学家，母亲也出身豪门。父亲告诉我艾曼年轻时学习极有天赋。他年轻时有点像个梦想家，喜欢诗歌，讨厌杀戮。几乎没人能相信这样一个爱好和平的青年会投入暴力伊斯兰运动的怀抱。他是受了一个叔叔的影响，他这位叔叔是最激进的伊斯兰信念的追随者。于是艾曼·阿尔扎瓦希里联合其他学生，成立了地下组织，号召建立伊斯兰国家。从此他找到了人生的目标，踏上了反对世俗政府的征程。

当时埃及学生正处于躁动不安中；许多被禁止的组织纷纷合并，形成了更大的组织，称作埃及圣战组织，或阿尔－圣战组织。艾曼·阿尔扎瓦希里就是成员之一，在密谋推翻埃及政府的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学习。他的门门功课成绩都很优异，毕业时拿到医学学位，主攻外科。

艾曼·阿尔扎瓦希里的妻子也同样虔诚，很支持她丈夫的理想。她叫阿扎·诺瓦里。

艾曼已经不可自拔地陷入伊斯兰运动中。1981年10月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遭遇暗杀时，他就被逮捕了。经过审判，他被判入狱3年。1984年出狱后，他前往吉达，在那儿呆了一年。预感到一场重大的伊斯兰教运动即将在巴基斯坦发生，他又去了白沙瓦。靠着他的医学学位，他开始在红新月会的一家医疗中心工作，治疗受伤的阿富汗难民。

这段时期，他和其他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重新取得了联系，他的革命热情又熊熊燃起了。很快他就成了该组织正式的领导人。在白沙瓦的时候，他与巴勒斯坦的活动分子阿卜杜拉·阿扎姆联盟。阿卜杜拉·阿扎姆是我父亲的良师益友，正是通过他，艾曼认识了父亲。

我确定也是在这个时候，艾曼·阿尔扎瓦希里开始觊觎父亲的财富。事实上，他和阿扎姆

一直在争夺父亲对伊斯兰事业的财力支持。

阿战结束后，父亲回到沙特，而艾曼也回到埃及。但是他一直麻烦不断，才回去就又企图推翻当时胡斯尼·穆巴拉克领导的埃及政府。他们对政府官员的几次暗杀都失败了，而且还使不少埃及平民无辜遇害。从那时起，埃及民众开始讨厌曾经受欢迎的伊斯兰激进分子。

在埃及不受欢迎，艾曼便去了美国，和许多穆斯林激进主义者一起巡回演讲，为他们的组织筹集资金。据说艾曼假称这些捐款会用来帮助阿富汗的伤病儿童，但是因为募集捐款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太多，艾曼没有筹到期望的巨额捐款。那时他听说父亲离开了沙特，住到了对激进组织友好的伊斯兰政权底下——苏丹。

艾曼·阿尔扎瓦希里追踪着父亲也到了苏丹，再次找到了父亲。于是他的组织和父亲的圣战组织又搭上了。我觉得这种组合肯定要出事。

最后，还有那个埃及盲人牧师奥玛·阿卜德勒·拉赫曼带领的组织，叫做阿尔－加玛阿－伊斯兰米亚。自从奥玛·阿卜德勒·拉赫曼在美国被捕入狱，他的儿子便成了喀土穆这儿的首领。但这位老人的精神还在激励着他的追随者。

我听说过很多他的事。阿卜德勒·拉赫曼1938年出生在埃及，幼时因为患有糖尿病，很小就失明了。他得到了一本盲文版的《古兰经》，自此便狂热地迷上了伊斯兰教义。虽然双目失明，他仍然坚持不懈，从开罗著名的艾扎哈尔大学毕业，获得了研究《古兰经》的学位。

上大学的时候，阿卜德勒·拉赫曼就对阿尔－加玛阿－伊斯兰米亚组织产生了兴趣，成为了其中一员。很快，他就脱颖而出，成为了首领。他号召成立一个完全的伊斯兰教政府，公然谴责埃及政府。他甚至还发出法特瓦(伊斯兰教中的裁决)，要求推翻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安瓦尔·萨达特遇刺后，阿卜德勒·拉赫曼因为该法特瓦被逮捕，在埃及监狱中呆了三年，等待审判。那段时间，他饱受折磨。虽然最后他被判无罪，埃及政府还是将他驱逐出境。他到了激进分子的聚集地——阿富汗。在那他遇见了曾经的

老师阿卜杜拉·阿扎姆,也是通过此人,他认识了我父亲。

1989年阿卜杜拉·阿扎姆的遇刺是个悲剧,因为此人常常能够平息激进派之间酝酿的暴力冲突。

之后盲人阿卜德勒·拉赫曼到了纽约,成了阿卜杜拉·阿扎姆的组织的首领。虽然美国恐怖分子名单上赫然写着阿卜德勒·拉赫曼的名字,他还是拿到了签证,获准进入美国。

他游遍了美国和加拿大,为他的伊斯兰事业——推翻世俗政府——到处寻求支持。他肆无忌惮地号召支持者藐视美国法律,屠杀美国的犹太人。他充满挑衅地命令穆斯林对西方社会发起攻击,“让它分崩离析,毁掉他们的经济,烧尽他们的企业,除掉他们的利益根基,沉他们的船,击下他们的飞机,不管是海上、空中还是陆地,都赶尽杀绝。”

事实上,1993年世贸中心的爆炸正是他的追随者所为。

在我们抵达苏丹大概一年以后,也就是1993年6月,阿卜德勒·拉赫曼被捕了。因此他的组织才会由他儿子打理,而这位盲人牧师的监禁却将全世界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集结起来。

简单地说,所有这三个组织侧重恢复伊斯兰圣战的不同方面,而其中两个埃及组织比较极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推翻埃及政府,让伊斯兰教政府掌权。

阿尔-圣战和阿尔-加玛阿-伊斯兰米亚两个组织成员的家属也住在苏丹。一开始,除了家庭成员,父亲不许我们和任何人接触。渐渐地,父亲允许我们和那些组织领导人十几岁的儿子们一块玩。其中有个男孩和我同岁,而且我们喜欢干的事也差不多。他的父亲穆罕默德·沙拉夫,是阿尔-加玛阿-伊斯兰米亚组织的重要人物。

当我的朋友毫无防备地去拜访阿尔-圣战组织的几个成员,准备聊聊天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恶心的事。他是一个人去的,因为相信这些人都是他父亲的朋友,觉得很安全。但是当天晚上,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营里两三个男人强奸了我的朋友。在强奸过程中及其后,他

们还拍下了我朋友的照片,严重地侮辱和伤害了他。

那天我的朋友逃离了那里,回到他父亲身边。

悲惨的事发生了,那些照片很快传播开来,对那些人来说是个好笑的玩笑,但是照片不小心落入了艾曼·阿尔扎瓦希里的手中。他被激怒了,认为犯错的是我年轻的朋友。有证据为证!在我们的世界里,男性之间发生性行为要判死刑。所以又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我的朋友被组织领袖抓了起来,受审,被判死刑。

奇怪的是父亲拒绝卷入这件事,称这件令人厌恶的事与我们无关,是那两个组织的事。但他提醒我们小心我们的朋友,这表示他也相信那些谎言。

父亲居然相信艾曼·阿尔扎瓦希里,而不是他的儿子,这让我很愤怒。那个埃及医生似乎对父亲有种邪恶的影响力。

穆罕默德·沙拉夫知道真相。这位好父亲极力保护他的儿子,告诉艾曼·阿尔扎瓦希里他的儿子是无辜的受害者。然而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错判了刑。当然那些强奸他的人根本不敢出来承认真相,挽救他的性命。于是艾曼·阿尔扎瓦希里命令将我可怜的朋友押送到他办公室。他被拖进那间房,艾曼·阿尔扎瓦希里枪毙了他。

好几天我陷在震惊和悲痛中,一个无辜的人会死在那些他以为能保护他的人手里。想到我的朋友在他年轻的生命终结前几天感受到的恐怖,我就满心苦痛:先是被残忍地群奸,接着又被指控犯法,他的世界就那样变成漆黑一片,生命终结前最后看到的是一支枪抵在他头上。

这种叫人毛骨悚然的回忆提醒我,我也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在以前吉达和麦地那的学校,那些欺小凌弱的人最爱用的恐吓手段,就是强奸。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这些威胁,因为被这样威胁让我觉得羞辱难堪。但现在我忍不住猜想,倘若这种事真的发生了,我会不会因为别人的罪行而付出自己的生命呢?

我也第一次认识到父亲周围的一些人很危险,即使是对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也不例外。

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就与残暴同行，现在他们的血液中都流淌着敌意。我以前就已经觉察到了这点，但是觉得自己不会遭其毒手。可是这一次不同，穆罕默德·沙拉夫是重要领导人之一。如果连他的儿子都会被强奸，然后被杀，那么我们兄弟几个也可能成为下个目标。从那时起，我们便十分警惕，不再轻易相信别人，也头一回有点明白为什么父亲坚持必须保证我们的安全。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说话和气的父亲要和这些恶棍混在一起呢？就算他们忠于他的事业又怎么样，我真的不明白。

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怪异和难以忍受，但是作为一个孩子，我无能为力，我像是在仇恨的洪流之中，如此之猛烈，我挣扎着想要拯救自己。让我更加不安的是，自从大哥哥阿卜杜拉离开家后，我发现父亲热切的眼光越来越频繁地盯着我。难道我被选中了吗？

很快有传言说我们可能不能呆在喀土穆了，沙特和其他政府不希望奥萨玛·本·拉登留在苏丹。我们得知甚至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他的政府也想把我们赶出这里。为什么？我猜不到为什么美国总统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会想到我父亲。

当然，我并不知道阿尔－圣战组织，还有和父亲的组织紧密联合的另两个激进组织正在酝酿的计划。

奇怪的是，一开始父亲对那些将他驱逐的要求毫不关心。他和伊斯兰民族阵线带领的苏丹政府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跟总统奥玛·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关系也不错，和另一位权要关系更好——那人叫哈桑·图拉比。父亲的生意带来了如此丰厚的利润，他相信不管压力是来自沙特、埃及甚至是美国，苏丹政府也绝不会驱逐他。

但是他错了：即使是一个合法政府，它所能承受的压力也是有限的。离开苏丹的前一年，我们在苏丹无忧无虑的日子最终被一件事画上了句号。1995年6月26日，埃及总统胡斯尼·

穆巴拉克的车队正前往参加一场非洲峰会，他们从机场出发，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时，一群枪手挡住了车队，向埃及总统的豪华坐骑开火。总统的两位保镖被杀，幸好司机车技高超，把车转了个圈，迅速开往机场安全地带，才救了总统的命。

六个杀手中的两人当场毙命。接下来的调查花了一段时间，最终通过追踪那些刺杀者，调查人员直接找到奥玛·阿卜德勒·拉赫曼。这些人也住在苏丹，所属的阿尔－加玛阿－伊斯拉米亚组织和父亲的基地组织联系密切。这个组织密谋推翻埃及政府已经很多年了。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也是他们一手策划的。事实上，刺杀穆巴拉克的其中一人，叫铄齐·伊斯兰布里，他的哥哥哈里德·伊斯兰布里正是谋杀总统萨达特的人。哈里德之后受审，并被行刑队枪毙，而铄齐还未被捕获。

这次暗杀行动之后，几乎该地区所有的政府都齐喊“处置奥萨玛·本·拉登”。这样过了一年，压力不断上升，最后只剩苏丹政府独自面对所有邻国的声讨声。

尽管不了解所有细节，我们仍感到压力重重。我们离开苏丹的最后几个月里，父亲明显变得很消沉。他并没有向我们吐露遇到的麻烦，但看着表情阴郁的苏丹政府官员进进出出，傻子也明白大事不妙了。

我们兄弟几个觉得全家可能要离开苏丹了。几个月前，父亲吓了我们一跳：他给了较大的儿子一些法律文件，说阿卜杜拉、阿卜杜勒·拉赫曼和萨阿德将成为他的签名人，也就是说，如果父亲遭遇不测，无法做主时，这三个儿子有权代表他行事。

但是我却被排除在外，这让我很生气，我问父亲：“我为什么不是你的签名人？”他严厉地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他一定还有别的什么烦心事。

1996年春末的一天，一切走到了尽头。我记得那天特别无聊，我们都心情沮丧地坐在母亲房里。我觉得牢笼的铁链把我捆得太紧了，连喘口气都很困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让我越来越看不惯。我们的警卫像鹰一样，瞪大眼睛关注

我们的每个举动，好像我们是要被他们吞食的小鸟。这些时候我会想，要是从来就没尝过自由的滋味，我们现在的生活可能不会显得那么悲惨。失去的自由才会被强烈地怀念，这话一点没错。

父亲进来的时候，我们正一个个绝望地坐在那儿。他神情忧郁，竟然我生平第一次为他感到难过。他示意让我们挪一挪让他坐下，我们眼看着地板坐在那。在我的文化里，为了表示尊敬，我们不能直视长者的眼睛。

他犹豫着，然后轻声说道：“有些事我要告诉你们，明天我就要离开了。”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也正往我的方向看过来，于是我马上转移视线。他宣布：“奥玛会和我一起走。”

我们都吃了一惊，迷惑地看着父亲，脑中都闪过同样的问题：离开？去哪儿？为什么？带奥玛去？

他们抗议道：“为什么是奥玛？为什么不是我们？”

因为父亲不许我们对他的决定发问，我已经做好挨打的准备，但是这一次他没有举起藤条。他板起脸，说了句：“不要问为什么。”

说实话我什么都没想，种种约束已经让我无聊至极，我根本不在乎父亲要带我去哪儿。重点是旅行，而不是目的地。

父亲传达命令的时候，哥哥们都一言不发。“奥玛，不用收拾，连牙刷梳子也别带，你一个人走就行。”他站起来，转过身，示意母亲跟他进卧室。

我坐在那儿，口干舌燥，脑袋晕晕的，像全身麻痹了一般。我被选上了！我要和父亲一起走！

作者注：奥萨玛·本·拉登从事的政治军事活动

当纳伊瓦在苏丹养育子女，奥玛和他的兄弟进入青春期时，奥萨玛的军事活动增加了很多。他不得不永远离开沙特，这让他极为气愤，把一切归咎于美国和沙特王室。这种愤怒坚定了他对美国和沙特发起恐怖袭击的决心。

苏丹给他提供了安身之所，出于感激，他制订计划来改善苏丹的经济。很快他就开始造

厂、开公司、修路。

流放期间，他对美国 and 沙特满心仇恨，很快就着手加强基地组织的军事力量。在苏丹政府的同意下，他逐渐在苏丹各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军事训练营，广招圣战战士。他的名声吸引了很多战士，很快训练营就饱和了。

奥萨玛把活动基地转移到苏丹后，埃及组织也紧随其后。艾曼·阿尔扎瓦希里和他的圣战组织，阿卜杜勒·拉赫曼和他的加玛阿·伊斯兰米亚组织，都将队伍带到喀土穆，还和奥萨玛恢复了关系。这三个组织联手，滋长了激进主义。

奥萨玛才到苏丹不久，就有迹象表明，对美国的攻击已经开始了。先是也门首都亚丁出现袭击事件。美军当时将亚丁作为去索马里的中途基地，他们要去索马里执行人道主义任务。1992年12月29日，亚丁两家宾馆发生爆炸，美军是袭击目标，不过无人身亡，而两名无辜的奥地利游客却不幸遇难。

不到一年，1993年10月4日，他们与索马里民兵联手，击落两架美国黑鹰直升机，18名美国军人身亡。小说和电影《黑鹰计划》就是基于这次悲剧事件。

虽然基地组织的一些计划被西方军队及时制止，有一些还是成功了。1995年6月26日，恐怖计划出了岔子，苏丹驱逐了奥萨玛和基地组织。讽刺的是，奥萨玛·本·拉登并没有参与那次袭击。

阿卜杜勒·拉赫曼带领的加玛阿·伊斯兰米亚组织刺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未遂，接着该地区的各国政府，连同美国都向苏丹政府施压，要求驱逐这三个臭名昭著的激进组织。

一开始，苏丹政府提出将奥萨玛·本·拉登交给沙特政府。但是沙特统治者深知奥萨玛仍被视为战争英雄，受人推崇。对于审判一个战争英雄，他们并不热衷。

然后苏丹政府提出把奥萨玛交给美国。但是因为不明确美国法律制度允不允许审判奥萨玛，所以美国放弃了这个逮捕奥萨玛·本·拉登的机会，留他逍遥法外，继续密谋之后的袭击事件。

然后苏丹政府告诉奥萨玛他必须离开。不

清楚哪里会欢迎他,奥萨玛到处寻找庇护所,终于收到阿富汗某些掌权集团的邀请。

于是1996年5月,奥萨玛、他的儿子奥玛和几个奥萨玛信任的顾问离开喀土穆,到了世上最无法纪的地方——阿富汗。在这儿,奥萨玛不会受到国内国际法的束缚,可以为所欲为。

7. 奥玛:撤回阿富汗

我们伸展着酸痛的四肢,从飞机上走下来。父亲的老朋友诺瓦拉赫毛拉(意为“神之光”)已经在机场等着我们了。他跑到父亲身边,非常热情地欢迎父亲回来,好像父亲是他久未归家的儿子一样。我突然想起来很久以前父亲曾告诉过我们普什图族是世界上最热情好客的民族之一。如果诺瓦拉赫毛拉只是表达了普通普什图族人的热情好客,那倒没什么了。

诺瓦拉赫毛拉身体强壮有力,迈着自信的步伐,看起来就像是一位勇士。他留着黑色长须,不过上面染上了一点灰色。和往常一样,我站在父亲身后,冷眼旁观。没人注意到我,父亲也没有向他们介绍。

很快我就知道诺瓦拉赫毛拉是父亲关系最好的老朋友之一,在打苏联战争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父亲的朋友了,那时候他们俩经常并肩作战。苏联战争结束后,诺瓦拉赫毛拉成为了贾拉拉巴德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贾拉拉巴德是阿富汗楠格哈尔省的首府,也是该省最重要的城市,这里是普什图族的聚居地。在阿富汗,楠格哈尔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该地和开伯尔山口相连,而开伯尔山口是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最重要的通道。

……诺瓦拉赫毛拉的一言一行里一直都显示出了对父亲的关爱。他们俩共同经历的战争年代让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异常坚固的关系,谁也无法撼动,他们的对话也让我增加了对父亲以前生活的了解。

很显然,在情感上父亲觉得和诺瓦拉赫毛拉非常亲近,他对待诺瓦拉赫毛拉的态度也是我从未见过的坦诚。父亲简要叙述了他被迫离开苏丹的经过,用沮丧的口气说自己把所有资



源、所有力量都投入到了那些能让苏丹这个国家和所有苏丹人民受益的项目上。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谈起自己的忧心事:“朋友,我很担心未来的岁月。我已经失去太多了。我有一个大家庭,有很多追随者,他们也有妻子儿女。他们都要靠我呀!”

父亲有三个妻子,无数个孩子,再加上要进行各种宗教政治活动,确实需要很多钱。而我从没认真考虑过父亲面临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发现我很难克服自己个人的一些问题。

诺瓦拉赫毛拉宣誓效忠父亲。“奥萨玛,多年以来阿富汗历经磨难,你是唯一一个一直对这个国家保持忠诚的非阿富汗人,”诺瓦拉赫毛拉停下来笑了笑,“让你的担忧随风而去吧!奥萨玛,在你的余生中,阿富汗永远有你的一个家。你上了天堂之后,你家里所有人仍然可以把阿富汗当做自己的家。我会确保你的安全,确保你家人和你的追随者的安全。你需要在宫殿里住多久就住多久。”

为了表示敬爱之情,诺瓦拉赫毛拉随后把贾拉拉巴德的一大块土地送给了父亲,并建议说:“我希望你拥有这片土地,在上面建你自己的房子。把你的家人和朋友都带到这个宫殿里来吧,你是普什图人的贵宾。”

最后,作为礼物,诺瓦拉赫毛拉甚至把托拉博拉山脉上的一整座山都送给了父亲。

父亲非常高兴,也很感谢诺瓦拉赫毛拉,因为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为阿富汗人民争取自由

的事业作出的贡献。

8. 奥玛·托拉博拉山脉

通往托拉博拉山的路很不好走，我们的白色丰田卡车一直被灰尘包围着——在阿富汗大家都喜欢用丰田车。贾拉拉巴德和城市周边地区都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面，所以我原本以为即使路上灰尘多一点，我们还是走得比较顺利，而实际上刚好相反。我抱怨说阿富汗的路肯定是世界上保养得最糟糕的路了。这里的城市没有主要街道，所有道路都很脏，到处是尘土，车辆必须不断躲避路上的坑洼，有时还会遇上大石头，所以乘客常常被震得连牙齿都咯咯作响。我坐在车上，就像一块破布一样被甩来甩去，这样一来我的呼吸就更困难了。那时我第一次为被选来陪伴父亲走这段旅程感到后悔了。

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的生活居然变成了这样。父亲是沙特阿拉伯最富有的一个家族的成员，我的表兄妹们现在正住在舒适的屋子里、上最好的学校，而我却要在这里。我这个富裕的本·拉登家庭的儿子，此刻却生活在这片没有法制可言的土地上，坐在一辆小丰田车里，连喘气都困难，周围只有手握武器的阿富汗士兵，此刻正跟父亲一起去看一座山，而那里将是我们新家的所在地。

这里的地里到处都种着罂粟，一望无际，看到眼前的景象我甚至都忘了自己的麻烦事了，就连父亲都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边说边指着一眼看不到边的罂粟地。我们都知道罂粟是用来生产鸦片的，然后鸦片又会被制成海洛因。

司机耸了耸肩说：“这里的农民说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下了命令，让所有阿富汗人种植、出售罂粟，但是他们种植的所有罂粟都要卖到美国去。奥马尔说他的目标是尽量多卖一些毒品给美国人，这样美国人的钱就会流入阿富汗，美国的年轻人就会对海洛因上瘾，这样他们就被毁了。”

父亲皱了皱眉，表情很是疑惑。父亲从关于奥马尔的传言中知道，他和其他穆斯林一样，也

不喜欢毒品。当父亲和司机说起这一点时，司机说：“是的，我们的奥马尔不喜欢毒品贸易，他下令种植罂粟只是为了和美国人作斗争。”

父亲听后什么也没说，不过我知道他不喜欢这种做法。虽然父亲不喜欢美国，但是他遵循的伊斯兰信条是无论如何穆斯林都不应该做毒品生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塔利班领导人会恨美国。我知道父亲相信如果沙特阿拉伯的事务中没有美国的干涉，那么他和他的圣战战士就一定能够拯救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他也就能够成为有史以来阿拉伯最伟大的英雄。美国人让父亲失去了一切，让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最后还要被苏丹驱逐。

我在报上读到报道说父亲是左撇子时常常忍俊不禁，他们太不了解我父亲了。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真相，这是我第一次公开这件事，父亲不是左撇子，但他必须用左眼才能清楚地看到东西。长久以来，父亲和我们的家族一直很小心地守护着这个秘密，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相信身体上的残疾会让人变弱。父亲变成这样的原因很简单：他小时候有一次砸某种金属的时候有一块金属片飞到他的右眼里面去了，那次父亲伤得很重，家人不得不立刻把他送到伦敦找医生医治。

伦敦医生的诊断结果让他们非常失望，父亲的右眼再也不能清楚地看到东西了。这些年来父亲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告诉大家真相，父亲宁愿让大家相信他是左撇子，也不愿意让大家知道他的右眼几乎看不见东西。父亲从左边瞄准只是因为他的右眼基本上是瞎的。可能我公开这个全家都谨慎地保守着的秘密会让父亲很生气，但真相就是这样，没什么值得难堪的。

所以现在我不需要像父亲那样只能用左眼看东西，我可以用两只眼睛一起看眼前的托拉博拉山。眼前的景色十分壮观，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托拉博拉山脉绵延数千里，一望无尽，山上只有偶尔露出头来的一些旧房子，那些屋子修得都很简单，只适合养牲畜。我多希望听到父亲说他要把这些屋子都拆掉，重新建一些更

适合人类居住的房子，也许还会建一座豪华的山间别墅。

可是，父亲走到那些小房子前面说：“我们就住这里，至少住到内战结束。”

我叹了口气，心想阿富汗的内战可能要打好多年，也许我要在这里住到胡须都变成灰色。

看到眼前将要住进女人、小孩的小屋，父亲突然有了点怀旧情绪：“奥玛，战争期间，这些屋子为士兵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我什么都没说，不过我想在这样的荒郊野外，母亲将会过一种什么样的日子。这里不仅条件艰苦，对于小孩子来说，这里的环境还很险恶。屋子对面就是一个九百多米的斜坡，我好像已经看到家里那些调皮的小孩从山顶上滚下去的情景了。

我在震惊中跟着父亲走进了一所房子，里面一共有六个小房间。父亲说：“你母亲和阿姨每个人住两个房间。”

我嘟囔了一声，担心一开口说话可能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了。父亲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用手杖打我们，不过现在我们站得离悬崖这么近，要是我激怒了他，可能他会把我丢到悬崖下面去。

所以我什么话也没说，假装对这里的小屋子很感兴趣。这里的六个房间全部是用从山上取下来的花岗岩建成的，那些岩石只经过初步切割、打磨。屋顶是用木头和稻草铺成的。最让我吃惊的是，这里屋子的窗子和门只是一些空洞，别的什么也没有。

父亲知道我在想什么，他用手杖指着门窗的空洞说：“我们会用兽皮把这些门窗给蒙上。”

父亲真的打算这样做？

这些废弃的屋子里随处可见战争期间残留下来的物品，到处是破破烂烂的床上用品、空弹壳、空罐子、发黄的旧报纸、随处丢弃的衣服和塑料袋。山上没有电，这是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就连一点昏黄的灯光也看不到了。

于是我知道我们将过上什么样可怕的日子了。

所以最终奥萨玛·本·拉登家庭将变成真正

的山区人家，我们只能用蜡烛或者煤气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山上没有铺水管，没有自来水。不知道我那柔弱的母亲是否能够头上举着水壶，爬过一整座石头山去把水运回厨房，供大家饮用和用来做饭。我突然想起来这里连厨房都没有，那我们在哪里做饭呢？然后我又注意到这里也没有浴室。我做了个鬼脸。这样可不行啊，因为如果有不是我们家庭里的男人在场的话，母亲和阿姨们就需要藏起来，她们又不能离开房间，所以这里必须有室内卫生间。

父亲好像又看穿了我的心思：“我们给每个房间建一个卫生间。”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随便嘟囔一声算是回答了父亲。

父亲本来应该很绝望的，可他看起来又是一副开心的样子。某些与过去的战争年月相关的事情让父亲兴奋了起来。我真希望能够和父亲争辩一下，告诉他即便这些破旧不堪的屋子可能会让他这个战士感觉良好，但这些屋子是不适合妇女和儿童居住的。不过我什么也没说，我现在还没到可以毫无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年龄，只要面对父亲，我就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小男孩，只能无助地看着父亲带着自己的家人一步步走向没落。

“没问题，”父亲信心满满地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看了一眼阿布·哈弗斯和萨伊夫·阿德勒，他们都习惯了父亲的思维方式，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另外两名士兵则在一边一脸迷茫地挠了挠头，不过他们跟我一样，永远也不会有勇气质疑父亲。实际上，父亲所有下属都习惯了在开口之前先征得父亲的同意，都要先问一下：“亲爱的王子殿下，我可以说话吗？”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和父亲的下属们按照父亲的要求把那些十年前那场战争的残留物拾掇起来丢了出去，把地板打扫干净了，在门窗的空洞上挂上了兽皮，另外还去贾拉拉巴德买了一些日用品。我们给父亲的妻子们买了三个便携式燃气灶，每个灶上都有一个圆环。我们需要去附近的泉眼打水，所以还需要铁桶，另外还需要一些金属锅来做饭。我们收集了很多塑料盘

子和简易棉织床上用品，另外还有一些行军床以供大人们使用。父亲让我们多跑了一趟商店，买了一些便宜的地毯来铺在地上，这让我非常高兴。

虽然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收拾了屋子，添置了家具，但是这些屋子看起来仍然非常破旧，还是不太适合住人。

我们所做的最困难的事情是建三个简易卫生间，但是最终我们还是顺利完成了任务。不知道在没有水的情况下这些卫生间还能不能起作用，不过父亲说附近的村子里有一家公司，也许他们可以提供装水的容器。真希望到时母亲不需要到山上的小溪里去取水。

我们刚做完所有能做的事情，父亲就宣布他决定三个月内不让妻子和孩子来这里住。战争还在继续，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父亲非常小心，因为奥马尔行踪隐秘，而且他还没给父亲传来任何表示欢迎的信息。

虽然父亲的小心谨慎让我松了一口气，但我还是很想念母亲。也许母亲的陪伴能够让父亲清醒一些，能让他认识到让妇女儿童到山上来，住在这样寒冷、破旧的屋子里是多么荒唐的想法。

父亲、父亲的下属和我留在了托拉博拉山上。我们偶尔会去一下贾拉拉巴德。父亲见了很多军方的人，不过他见那些人的时候一般都会让我在外面等他。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熟悉了从喀土穆飞过来的那些士兵。父亲的下属中我最喜欢穆罕默德·阿提夫，他和其他士兵一样，也不受自己国家的欢迎。他是埃及人，曾经当过警察，不过后来他开始对埃及政局感到不满，于是他加入了埃及的伊斯兰圣战组织。不久以后他在埃及遇到了政治上的麻烦，于是他就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了阿富汗，加入了阿富汗的圣战组织。在阿富汗，他和父亲建立了牢固的友谊。

穆罕默德·阿提夫比父亲大十三岁，他的头发是深棕色的，留着络腮胡，长得很结实，只比父亲矮一英寸，不过他可比父亲壮实多了。我相信父亲也非常喜欢穆罕默德·阿提夫。由于和父亲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穆罕默德·阿提夫

成了父亲的孩子们最喜欢的叔叔。尽管我不知道他后来做了什么事情，但他一直都对我很好，后来对我的兄弟们也很不错。

穆罕默德笑着跟我说：“叫我阿布·哈弗斯吧！”意思是“哈弗斯的爸爸”。

出于礼貌，我问了一下他儿子的情况，然后我才知道他没有儿子。阿布·哈弗斯和父亲不一样，他说他内心是很想有一个儿子的，但现在他有一个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几个女儿，他已经很满足了。“因为我知道神会保佑我，终有一天我会有一个儿子的，所以我已经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了，所以我也叫阿布·哈弗斯。”说完他笑了。我四处看看，没看到父亲，于是我也跟着他一起笑了。虽然我已经十几岁了，过不了多久就会拥有自己的武器，但是父亲仍然不喜欢我笑的时候露太多牙齿，一看到我露牙太多仍然会训斥我。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人都把穆罕默德·阿提夫叫做阿布·哈弗斯，他们都因为一个他从来没有过的儿子而叫他哈弗斯的爸爸。

我常常想为什么父亲会和穆罕默德·阿提夫成为好朋友，因为父亲性格非常谨慎，而穆罕默德个性单纯，爱开玩笑，父亲很少笑，更不要说和别人闲聊了，他闲聊的次数用一只手就能数得清，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俩居然走到了一起，结下了父亲一生最牢固的友谊。

父亲说在山上我需要承担点责任，所以让我做了他的茶童。请相信我我是多么高兴能有点事情啊，因为托拉博拉山上的生活实在是无聊透顶了。因为能时刻陪伴在父亲身边，所以我终于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父亲真正的性格了。我整个孩童时期，父亲于我而言都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他太忙了，根本没时间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玩。不过如今在阿富汗，我是他身边唯一的家庭成员，而且现在他身边只有三四个他觉得可以完全信任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父亲的信任没有白费，因为虽然我不喜欢父亲做的事情，不喜欢他所做的事情给家人带来的一切，但无论如何他毕竟是我的父亲，因为这个原因，我永远都不会背叛他。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父亲开始放松了一点，

开始告诉我们他的习惯。必须承认，那段时间我过得很开心，并且一直都在尽我所能，希望可以让我父亲也过得开心一些。

记得有一天下午祷告前我给父亲洗脚。当时附近村子的一位毛拉正走在前来拜访我们的路上，对此我们毫不知情。那位毛拉来的时候正好看到我往父亲脚上洒水。穆斯林每一次祷告前都必须清洁身体，这就意味着一天要洗五次。有一天父亲特别累，他就没有自己做清洁，而是让我往他脚上洒了一点水。从那天开始，我就形成习惯，每次祷告前都往父亲脚上洒点水，算是替父亲清洁了身体。那位毛拉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习俗。

父亲的这种足浴让那位毛拉非常失望，他对父亲说在真神安拉看来，他的这种清洁方法是错误的，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没有哪一个人有义务给另外一个人洗脚，或者提供其他仆役性质的服务。那位毛拉说：“即使是沙特阿拉伯的国王来访问阿富汗，这个男孩也不应该给他洗脚。”

父亲一直安静地听着，他脸上的表情很尴尬，因为父亲非常尊敬大多数宗教人士，他最不愿做的事就是让别人认为他无视真主的命令。父亲转向我，用严厉的语气说：“奥玛，你听到毛拉的话了，他是对的。”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让我给他洗过脚。那个毛拉让我很生气，因为给父亲洗脚是我这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几件让我觉得和父亲建立了亲密联系的事。我很想反抗，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我一直努力想让父亲过得舒服一点儿。我按父亲喜欢的方式为他准备茶水，把水煮到刚开，在里面加上两勺糖，然后倒到一个小玻璃杯里面。我记得父亲从没要过咖啡，父亲最爱喝的饮料是茶，偶尔也会喝一点加了蜂蜜的热水。父亲说热蜂蜜水对大脑和身体具有治疗作用。父亲不喜欢任何软饮料，也不允许在喝的东西里加冰。实际上父亲不喜欢所有冷饮，如果有谁不知道他的这种习惯，给了他冷饮，父亲也会故意让它自然变热才喝。

父亲说他很想念他最喜欢喝的饮料，那是一种他在苏丹时常喝的饮料。那种饮料的制作

方法是把一种小葡萄干放在一个大罐子里，然后往罐子里浇上水，水要淹过葡萄干。过了一个晚上以后，葡萄干和水就会混合到一起，变成很健康的葡萄汁，父亲通常就是在第二天喝这种葡萄汁。

至于食物，父亲喜欢吃水果，他一直都期待芒果成熟的季节。另外父亲还很喜欢面包，不过他不会暴饮暴食，每次都只是吃到刚刚好。父亲不是特别喜欢吃肉，但是相比之下，他比较喜欢吃羔羊肉，不太喜欢鸡肉和牛肉，而且他吃肉的时候是要把肉放到米饭上面。说真的，父亲不太在意吃什么，他常说他吃东西只是为了保持体力，我知道他真的是这样的人。

父亲一直随身带着两件东西，他的手杖和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至于他喜欢的其他东西，例如祷告珠、一本小《古兰经》、一个可以收听欧洲电台——包括他最喜欢的电台 BBC 的收音机，还有一个录音电话机。他要求下属把这些东西放在他随手就能拿到的地方。我们还住在喀土穆的时候，父亲就养成习惯，常常把自己所思所想和制订的计划录下来。来到阿富汗之后，父亲保留了这个习惯。

我陪伴在父亲身边的时候，常常看到他对录音电话机一连说好几个小时的话，记录下他的想法，包括很多历史事件、现在的政治、伊斯兰故事，等等。每当父亲感到对最近自己生命中的变化不满的时候，他就会回忆过去发生的不幸事件，或者是提出一些新想法，他觉得他的那些想法能够改变世界的进程。

尽管我们住在托拉博拉山上的日子里，我有机会与脾气捉摸不定的父亲单独相处，不过那里的条件实在太糟，太不适合人类居住了。如果有人得了病，那他什么医疗救助也别想得到，只能听天由命了。有一天早晨，我发高烧了。我觉得自己只是感染了流感病毒，所以一直睡到很晚才起床。然而睡眠对我的病没有丝毫作用，我仍然觉得很烦躁，头疼欲裂，全身都疼。我当时只希望妈妈能陪在我身边，因为妈妈总是那么会安慰人，无论她哪个孩子病了，她都会安慰他，给他准备好热汤。但是那时候妈妈

与我相隔千万里之遥,她还在喀土穆,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奥玛得了重病,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病得很重,父亲的下属也开始慌张起来,赶忙把一个名叫希尔的司机叫来。那个司机看到我疼得直打滚,立刻跑去开车,说要把我送到贾拉拉巴德去。

我不记得那天早晨父亲去了哪里,也许他是去远足了。这世上没有谁像我父亲那样喜欢到大山里远足了。

所以他们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抬到车里,送到了贾拉拉巴德。那次去贾拉拉巴德的路上是我这辈子最难受的一段旅程。我烧得更厉害了,还不停地呕吐。我在车里不停地翻来滚去。那条路路况很差,可怜的希尔司机还要开快车。我很吃惊我们居然没有从山上摔下去。最后希尔司机以平时难以想象的速度把我送到了贾拉拉巴德。在贾拉拉巴德,我成了一个正在学习抽血的学生的试验品。最后我被确诊为患了伤寒和疟疾。真的,当时医生警告那个和我一起去医院的人说我可能会死。

我的主治医生让护士给我打了很多针,还给我开了很多药。父亲的人拒绝让我一个人留在医院,所以我很快就出院了。他们把我带到了那个旧宫殿。有人告诉我说宫殿里没有我的房间,这让我非常吃惊。当时有很多来自巴基斯坦、也门和其他很多国家的父亲的老兵正往阿富汗聚集,他们还带着自己的妻子孩子。宫殿里住满了妇孺老少。我们的文化要求非常严格,男子是不能和妇女共处一室的。最后身患两种严重疾病的我只能躺到花园里一棵大树下的棉垫子上。我后来居然就这样康复了。

我在那棵大树下躺了三天,其间一直都是迷迷糊糊的。当时我毕竟还年轻,所以尽管身体非常虚弱,我还是慢慢地恢复了。我还没完全复元,父亲就传来命令让我回托拉博拉山养病。我刚回到山上就昏倒在了地上的垫子上。不到一天的时间,我的病再次复发,他们又急忙把我送到贾拉拉巴德。

我已经一点儿也不记得第二次去贾拉拉巴德的情形了,但我还模糊地记得第二次还是那

个年轻医生给我看病。那个医生长得很瘦小,胡须也不多,不过由于我的病情实在太重,他们后来请了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医生来。那个老医生什么也没做,只是又给我开了很多药。之后他们又把我送回宫殿,我又躺到了那棵大树下。

我想可能所有人都非常意外,最后我居然没有被裹尸布裹着埋在阿富汗的沙丘里。

与我相反,父亲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好。曾经有很多人猜测父亲得了严重的肾病,甚至有人说父亲的肾病已经严重到需要做透析的地步,所以他要让骡子随时驮着他的透析器。传言和事实总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可能是因为父亲和他家族的成员都很容易得肾结石,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传言吧。得肾结石非常痛苦,不过父亲的肾脏一直很健康。

没错,苏联人是对父亲和他的军队使用了化学毒气,但那些毒气的影响不过是让他们偶尔咳嗽咳嗽。后来父亲在苏丹的时候得了疟疾,和其他疟疾患者一样,父亲的病也曾多次复发,但每次他都神速地恢复了。尽管曾经遭到毒气和疟疾的侵袭,父亲的身体还是一直都很好,他远足时甚至比那些只有他一半年龄的小伙子都要能走。

实际上,我们住在托拉博拉山的时候,父亲常常想跨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到巴基斯坦远足,他觉得那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让我感到十分诧异的是,父亲决定让我和他一起去。父亲对我说:“奥玛,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战争会什么时候到来。我们必须知道怎样才能走出这些大山。”只要还有一寸土地是他不知道的,父亲就会觉得不满意,所以父亲坚持说:“我们必须记住每一块岩石,没有什么事比知道自己的逃跑路线更重要。”

有一天父亲在事先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突然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对我说我们要远足去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界离我们并不是非常远,但我们的远行既没有确切的时间又没有确定的路线。我和父亲一起走的时候有时只需要七个小时,有时需要十四个小时。有一次我走在了父亲前面,走到了一个比父亲走的地方高一些的崖壁上。由于不熟悉地形,脚下没

踩稳，我摔了一跤，差点摔下那座高山。父亲看到我在那里挣扎，仍像平常一样镇静，耐心地等着我自己爬起来，重新上路。

当我问父亲如果我掉到了山崖下面，他会做什么时，他很冷静地回答说：“儿子，我会把你埋了。”

到了巴基斯坦之后，我们会在硬邦邦的地板上睡觉。有几次我瞒着父亲偷偷地带了一块毯子来做被子，父亲发现后勃然大怒。在苏丹的时候父亲让我们用树枝和沙土做被子，从那以后他就保留了这个习惯。

我和父亲远足去了很多次巴基斯坦，多得我自己都记不清到底有多少次了。几个月后我的兄弟们到了山上。和我一样，父亲也让他们去参加远足。我的兄弟们和我都很讨厌那样的长途跋涉，但对父亲而言，那可能是他最喜欢的户外运动。

1996年6月底7月初，大约是我们到阿富汗的两个月之后，信使带来了一个坏消息。那个信使谦逊地低下头说：“亲爱的奥萨玛王子殿下，我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您允许我说话，并告诉您这个坏消息吗？”

父亲的脸变白了，不过他还是打手势让那个人继续说下去。

“亲爱的奥萨玛王子殿下，诺瓦拉赫毛拉被人杀死了。”

父亲咬紧嘴唇，不过关于诺瓦拉赫毛拉他一个字都没说，因为任何的哀悼之词都相当于是责怪真主，真主已经决定让诺瓦拉赫毛拉去天堂了。

那个信使详细地说了诺瓦拉赫毛拉死时的情形，我们听了以后都很吃惊：“亲爱的王子殿下，我当时和诺瓦拉赫毛拉在一起。我们要去巴基斯坦办点事，当时正在从贾拉拉巴德去巴基斯坦的路上。那时我们已经走了差不多一半路程了，我们的敌人突然从暗处跳了出来，身上背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他们一出来就开始向我们扫射。诺瓦拉赫毛拉当时就坐在他那辆红色卡车里，非常显眼，没一会儿就被他们杀死了。我本来也是要和诺瓦拉赫毛拉一起去天堂的，但是真主决定让我留下。子弹就从我头顶

上飞过，我跳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假装被打死了。那时我手里什么武器也没有，就躺在那里装死。等到袭击我们的人离开以后我才起来帮助还活着的人。”

“后来我们发现袭击我们的人是那个土匪的兄弟和他家族的成员。那个土匪就是去年被诺瓦拉赫毛拉判死刑的那个人，”他摇了摇头说，“诺瓦拉赫毛拉已经入土为安了，亲爱的王子殿下。”

我记得父亲和其他很多人都多次劝说诺瓦拉赫毛拉要小心保护自己，可是诺瓦拉赫毛拉不是那种会担心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的人。他可能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死于枪杀，因为这是大多数阿富汗士兵的命运。在阿富汗，死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那里，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即使那意味着部落里每一个人都将为此而遭到报复，人们也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决定。

父亲坐了下来，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了。

我已经听到过太多他和别人的对话，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在阿富汗这个战乱日益频繁的国家，诺瓦拉赫毛拉是我们强有力的保护人，他的保护让那些想要报复我们这些住在阿富汗的阿拉伯人的人不敢轻举妄动。但是现在，我们再也没有诺瓦拉赫毛拉的保护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父亲的下属聚在一起，他们都没说话，非常难过，等着父亲说点什么。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什么都没说，头脑中也没有行动计划。父亲只是很奇怪地静静地坐在那里，眼睛一直望着天空，根本没注意到周围的人。

但是在这个世上，福与祸总是相依并存的。我们得到诺瓦拉赫毛拉死讯几个小时后，父亲的便携双向无线电接收器的警报器响了，父亲派在山口上的守卫发来了信息：“来了一辆汽车，车上有三个人。他们穿着塔利班的服装，我们该做什么？”

在阿富汗，你最好知道你面对的是来自哪一个部落、哪一个教派的人，而塔利班是很好辨认的。虽然基地组织是保守的逊尼派穆斯林，但是塔利班的规矩比基地组织更加严格：塔利班

不允许有音乐,不允许人们唱歌、放风筝、养鸽子、看电视、看电影,不允许妇女接受教育,不允许男子剃须,所有成年男子都必须留胡须,胡须长度超过一个拳头。

塔利班的汽车通常是黑色的,带着彩色玻璃。

父亲创立的基地组织遵循的是逊尼派穆斯林瓦哈比教派的教义。瓦哈比教派也很保守,这个教派的信徒要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遵守伊斯兰教的教义,不过在很多方面瓦哈比教派都和塔利班不一样,比如瓦哈比教派的信徒会毁坏墓穴,因为他们认为穆斯林应该只信仰真主安拉,不应该哀悼死者,而塔利班则不会这样做;基地组织的穆斯林不相信梦,而塔利班的人经常根据自己的梦做各种决定。

父亲毫不迟疑地说:“让他们进来。欢迎他们,然后带他们来见我。”

很快父亲的卫队就把他们带了进来。那些人的打扮非常塔利班,头上裹着两条相互交织的头巾,头巾的一头松散地搭在肩上。他们还穿着普什图族的传统服装,就是那种有长袖子的棉质衣服,一直垂到膝盖,腰上系着腰带;长衫外面套了一件黑色背心、宽松的裤子和长筒靴子,这种靴子在当地非常流行,是用牦牛皮制成的。

我们到阿富汗之后的第二个月,父亲和我就没有再穿我们传统的沙特长袍,而是改穿普什图人的服装,因为普什图族的传统服装很适合在这个地区穿,而且父亲说我们最好在人群中不要太显眼。我们很少穿塔利班的服装,因为他们那种长头巾太难包了——不过有时我们会戴普什图人常戴的一种小圆帽。

来人中的头领走向父亲,同时父亲也伸出手来,以示欢迎。

塔利班的代表们没说什么废话,而是直入主题:“奥马尔派我们来见你。他让我们告诉你他听说了诺瓦拉赫毛拉的死,他现在对你表示欢迎,并且希望你知道现在你和你的随行人员已经在塔利班的保护之下了。我们此来是特地来邀请你随时去奥马尔在喀布尔的家中拜访他。”

父亲放松地笑了。他让人给他们上了茶,随后他们一起聊起了阿富汗的热点问题,谈到以后阿富汗可能会发生的事——毕竟塔利班已经控制了阿富汗的大部分地区。

塔利班的人走了,他们带走了父亲对奥马尔说的话:“告诉奥马尔,我很高兴也很感谢他对我的欢迎,我随后就会去拜访他。不过我的家人就要从苏丹来阿富汗了,我要先把他们安顿好。”

他们离开以后,父亲心情大好。他显得如此开心,让我以为他可能会拥抱山上所有的人。不过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说了句:“奥玛,这是真主传来的信息。奥马尔对我们的欢迎解决了我眼下所有的问题。”

父亲那时没见过奥马尔,不过他严格遵循了塔利班制定的规矩。”很快,”父亲说,”我就会看到,奥玛,塔利班就会控制整个阿富汗。能收到他们领导人的邀请是件好事。”

塔利班的人来访之后,很明显父亲放松了许多,而且在我记忆中那是父亲第一次没有对任何人提高声音讲话,即使有人无意中惹恼了他,他也不会发火。父亲很镇静,他知道他将把家人带到阿富汗,并且不会受到塔利班的袭击。那些人离开不到一个小时,父亲就下令说我们要尽快启程前往贾拉拉巴德,因为我们将要迎来从苏丹赶来的家人。

虽然父亲心里放松了,不过由于一直想着诺瓦拉赫毛拉,想着再也看不到他笑意盈盈的脸庞,所以在前往贾拉拉巴德的路上我们的心情仍然沉重。以前每次去贾拉拉巴德他都会来迎接我们。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热情好客,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诺瓦拉赫毛拉的离去让我们很难过,但我们知道他已经去到了天堂。尽管想到诺瓦拉赫毛拉上了天堂我们能稍微好受一点,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在人间思念他。诺瓦拉赫毛拉是阿富汗最好的人之一,对周围所有人都是那么好,即使是对像小毛孩之类无足轻重的人也好。我永远不会忘记诺瓦拉赫毛拉来过托拉博拉山几次以后,有一次来的时候他手里牵着一只棕白色小狗,对父亲说小孩子在山上太无聊了,然后又跟我

说：“奥玛，这只小狗是送给你的。”

父亲没有反对。有过在喀土穆的养狗经历，我知道父亲并不喜欢狗，不过那只小狗确实是很好的伙伴。为了纪念以前在喀土穆养的那条狗，我给它起名叫波比。在后来无数个寂寞的日日夜夜里，波比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和我共同度过了许多寂寞难耐的岁月。

由于害怕父亲会说我的伤心难过意味着我质疑真主的决定，所以我没有让父亲知道我心里的难过。然而我还是会忍不住想到他死去时满身是血、奄奄一息的样子。

可能是为了让我一直想诺瓦拉赫毛拉吧，父亲开始谈他的人生使命：“奥玛，我知道你常常想为什么我会去做那些事，你长大以后就会明白的。不过现在，奥玛，你要记住：真主让我来到这个世上是有理由的，我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进行圣战，让所有穆斯林享有公正。”父亲脸上的表情非常严肃，继续说道：“穆斯林是世界上遭受不公正待遇最多的人群，我的使命就是让其他信仰的人不敢小视穆斯林。”

我想也许父亲以为我没说话就表示对他说的话感兴趣，并且同意他说的，于是他开始大谈美国邪恶的政策：“我的孩子，美国总统觉得自己是世界之王，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无视世界其他国家的反对，追随他们的总统入侵穆斯林国家。科威特根本不关他们什么事。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中东内部问题，应该让我们自己来解决。当然，美国人想要石油，但他们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要奴役穆斯林。美国人讨厌穆斯林，因为他们喜欢犹太人。实际上，美国和以色列不是两个国家，它们根本就是同一个国家。”

我记得那时候父亲的属下在背后发牢骚，说父亲忽视了以色列，而他们对以色列的仇恨远远超过了对美国的仇恨。他们希望进攻以色列，却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迟迟不下令对它发起攻击。不过，没有人有胆子当面问父亲这个问题。

我下意识地问了这个问题：“父亲，为什么你要攻击美国却不攻击以色列呢？”

父亲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

随后我重复了他的下属们说的话：“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和我们很近，美国是个大国，离

我们很远。”

父亲想了一下，然后说：“奥玛，想象有一辆自行车，车上有两个轮子，一个是钢铁做的，另一个是木头做的。现在，我的儿子，如果你想毁了那辆自行车，你是要破坏那个钢铁做的车轮还是木头做的车轮呢？”

“当然是木头做的那个。”我回答说。

“你说对了，我的儿子。记住，美国和以色列就是一辆自行车的两个轮子。美国是那个木头做的轮子，以色列是那个钢铁做的轮子。奥玛，以色列的力量比美国强。战场上将军应该先进攻敌人比较强的部分吗？不，将军会集中力量攻打对手比较弱的部分。美国就是那个比较弱的部分。我们应该先攻击对手弱的部分。一旦我们取下了那个木头做的轮子，那个钢铁做的轮子就会不攻自破。谁能骑一辆只有一个轮子的自行车呢？”

父亲拍了拍我的膝盖，继续说道：“我们先攻打美国，我指的不是军事上的攻打。我们可以从内部破坏它，削弱它的经济，让它的市场崩溃。一旦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那些美国人就不会再给以色列提供武器，因为他们没钱了。那时候，以色列这个钢铁做的轮子就会坏掉，就会因为没人理它而坏掉。”

“我们就是这样对付苏联的。我们让他们在阿富汗流尽了每一滴血。苏联人把他们所有的财富都花在了阿富汗战争上，当他们再也没有资金战斗下去的时候，他们就败逃了。他们逃走以后，他们的整个统治系统也就崩溃了。那些保卫阿富汗的圣战战士让苏联这样一个大国投降了。对付美国和以色列，我们也能用同样的手段。我们只需要耐心一点儿，可能在我有生之年我都看不到他们的失败和崩溃，你可能也看不到，但是那一天最终一定会到来的。终有一天穆斯林将统治整个世界。”父亲停了一下，接着说：“这是真主的计划，奥玛，真主让穆斯林统治世界。”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丝毫没有为父亲的人生使命感到激动，我只希望父亲能够像其他父亲一样，关心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我不敢告诉父亲我的真实想法，不敢告诉他我从来就不理

解为什么他会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人生使命是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尽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丝毫激动之情。父亲看了我一眼，眼里瞬时充满失望。他已经习惯了下属的热情，那些人会为他说的每一个字感到激动，他们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喝水，无时无刻都想着怎样毁灭他人。

可惜我心中没有和他们一样的激情。

余下的行程中，父亲和我一直相对无言，都默默地坐着。

父亲是带着宏大的计划回到贾拉拉巴德的。现在有了奥马尔的保护，他就可以召回以前所有的士兵了。那些人中有不少从我们在苏丹的时候就一直陪在父亲身边，他们要回来比较容易。事实上，他们将和我的母亲及兄弟姐妹们同机抵达贾拉拉巴德。

由于父亲极力主张和非伊斯兰世界作战，导致很多西方强国的领导人对父亲十分不满，随时都在关注父亲的动向，因而阿富汗当地政府并不欢迎父亲的到来，但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普通百姓仍然把父亲视作一个伟大的战争英雄。尽管穆斯林国家政府不信任父亲，甚至憎恨他，但是那些国家的人民却很喜欢父亲。事实上，当人们听说奥萨玛·本·拉登正在设立新的穆斯林战士培训营后，很多人都想立刻参加这个培训营，想要参加圣战组织。随着培训营成员不断增加，我见证了一支圣战队伍的组建过程。

不久之后，父亲手下就聚集了很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们都愿意为了父亲追求的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父亲让我陪在他左右，于是随着那些战士不断往阿富汗聚集，我见过他们中的多数人。很快我就发现那些曾经和父亲一起和苏联人作战的老兵中绝大多数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曾希望把阿富汗这个穆斯林国家从世界强国的手中解放出来，然而现在他们放弃了自己曾经的理想。他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屠杀无辜百姓。我注意到虽然他们看起来似乎很高兴能和以前的战友在一起，但他们的内心已经没有战斗的激情了。

那些年轻的士兵则完全不同，他们渴望杀戮或是被杀，他们昂首阔步地走在训练营的营地上，完全一副战士的模样。不过当你近看他们时，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有问题的。他们很多人好像都是为了逃避自己本国的问题才来到这里。有人是因为犯了罪，想要逃避惩罚。例如，有一个年轻士兵向别人吹嘘说他曾在发现自己的兄弟有婚前性行为时把他给杀了。其他人则是来自赤贫家庭，有些人甚至自出生以来只吃过为数不多的几次肉。很多人都结不起婚。中东社会文化鼓励早婚、多子，所以那些结不起婚的男人觉得自己很失败，无法实现自己文化中认为极端重要的目标。很多人都活得很悲惨，他们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人间地狱，所以圣战的信念很轻易地就征服了他们，让他们去寻求死亡，这样他们就能快一点儿上天堂了。

我很为这些年轻人难过，我知道他们相信死亡是一种奖励，我本人却从来没有过死的冲动。实际上，我一直都是尽我所能地活下去。纵然我生活得并不十分开心，但我仍想活下去，想得到真主对生灵的庇佑。

有一天，我坐在托拉博拉山一个悬崖边上，觉得当时的形势特别让人沮丧。但是当我听到父亲宣布说母亲和我的兄弟姐妹们第二天早上就要离开喀土穆来和我们团聚时，我的心情立刻就好了很多。

知道很快就能看到母亲，我激动地跳了起来。

父亲说：“我留在托拉博拉山上，会有人送他们到贾拉拉巴德的宫殿去。他们安全抵达之后第二天早晨你就去那儿，你可以在那里呆几天，然后会有人把你们都带到这里来。”

于是父亲就开始为妇女和儿童住在山上进行他的计划。想到母亲会在这山上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我心情郁结，却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已经有四个月没有看到母亲了。我好想在大山上大喊大叫，但我还是压抑住了这种冲动，谁让父亲不喜欢别人公开表达自己的感情呢。

两天后，希尔开车带着我离开了我们的本·拉登山。我坐在车上，回头看了看，父亲正看着

我渐渐离他而去。父亲的身后是一片凄凉的石头山，而父亲就像是一个正逐渐老去的孤独的塑像。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父亲已经老了。他属于过去，而我则属于未来。我觉得自己已经从男孩变成男人了。

9. 奥玛：父亲的军队

奥马尔批准我们留在阿富汗之后，父亲觉得可以发出对圣战战士的号召了。很多人开始涌入阿富汗，就像想要寻找“蜂王”的工蜂一样，或者说他们是想寻找自己的“国王”。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亲眼见证了父亲的出现对那些战士的巨大影响。

从那时起我也开始积极关注圣战的事情，开始关注父亲的基地组织是怎样从阿卜杜拉·阿扎姆的私人服务机构一步步演变而来。基地组织最初成立的目的是为了组织力量对抗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当时阿富汗非常需要有这样一个服务机构。不过要让那么多年轻战士在他们不熟悉的土地上打仗，阿富汗必须建立一个登记程序，以便随时知道他们的行踪。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需求，例如那些战士在巴基斯坦报名期间需要有地方住，需要在阿富汗进行培训。训练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士兵。另外，还需要有人来领导那些士兵。

建立一支组织严密的军事部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而刚开始的时候，阿卜杜拉·阿扎姆和父亲只有一大笔钱和想要进行神圣战争的愿望。

那时候，父亲就像一个努力学习的学生，从阿卜杜拉·阿扎姆那里学到了很多。父亲很快就成立了他自己的内部宾馆（“帮助之家”），以为士兵提供帮助。事实上，父亲当时已经创建了自己私人的阿拉伯志愿者军队。

阿富汗的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父亲希望能够扩大那支军队。虽然那近十年的时间里，帮助阿富汗摆脱苏联入侵者的统治已经耗尽了父亲大部分精力，但是那段时间里父亲也变得越来越想要改变中东地区的面貌，希望能让中

东地区彻底摆脱西方干涉，推翻阿拉伯国王和独裁者的统治，代之以宗教领袖来统治那个地区。在成功地改变中东的面貌之后，父亲下一步的任务应该就是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让全世界都信仰伊斯兰教。

现在我们知道基地组织之所以能成立完全是由于我父亲的世界观。当然也有其他有类似愿望的伊斯兰组织，不过由于父亲的财富和进行圣战的热情，他的基地组织成为了号召伊斯兰圣战最著名的组织。从那以后基地组织就开始向全世界延伸，想要实现自己新的暴力目标。

当然，海湾战争之后，父亲的关注点集中到了美国 and 英国这两个国家。他对美国人的仇恨让他很快就和沙特阿拉伯王室决裂了。

离开沙特以后父亲的处境开始进一步恶化。

父亲开始在阿富汗全境各处设立训练营，那些训练营大多位于苏联废弃的军营里，其他的就都是新建的。随着我逐渐长大，父亲允许我去看他从事的事业。我开始第一次听到一些关于美国人如何仇恨伊斯兰的恐怖故事，听说美国人在向全世界派遣军队，想要消灭无辜的穆斯林。我记得有人给我看过一幅地图，上面标出了所有允许美国在其国内驻军的国家。美国人在五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军事基地，在大约一百五十个国家驻有军事人员。

我看着那些向我展示地图的士兵，他们正手指地图、不停地说着美国人已经遍布全世界了。父亲说话了，他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做世界警察，控制整个世界的国家。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布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了。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毁灭我们伊斯兰社会。”

除了我身处的小环境，我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所以父亲这样的言辞很容易让我对自己身为穆斯林的危险处境警觉起来。

……在坎大哈举行的会议上，那些士兵会观看一些针对以色列的录像带，上面除播放以色列士兵欺辱巴勒斯坦妇女、以色列坦克故意毁坏巴勒斯坦人的家园、以色列士兵恶意外伤害巴勒斯坦男孩或者是充满仇恨地射杀正在玩石

头的巴勒斯坦儿童。看完这些内容后，那些士兵就变得群情激愤，异常震怒。

看完录像，年轻的士兵们个个咬牙切齿，满腔仇恨。这样，父亲的圣战战士就做好进行战斗的准备了，他们愿意进行任何形式的战争。谁又能怪他们呢，他们接受的观点是他们接触到的唯一一种观点，那就是穆斯林必须先发制人。

那时候，父亲提议说我们应该去参观他的基地组织训练营。实际上，父亲的建议就是命令，所以我们就都去了。我很吃惊地看到那些士兵的居住条件比我们的还差。他们住的地方非常小，全是一些小土屋，只有有限的生活必需品。当然，父亲是绝不会让他们有办法冬天取暖夏天乘凉的。

那些接受训练的士兵都很厉害，有些年龄比较大了，不过多数都还很年轻，他们都没剃胡子，多数都留着很长的胡须。他们没有统一的制服，所以有些人穿得像塔利班，有些人穿得像普什图人，而且我还惊奇地发现有些士兵甚至还穿着美国军装或苏联军服。他们说苏联人撤退的时候没来得及带走军用物资，所以他们找到了很多苏联人以前的仓库，里面有很多军装、武器还有食物。父亲很好地利用了那些物资。但我一直不知道父亲是在哪里找到那些美国军装的。

那些士兵开始训练之前必须宣誓效忠父亲。他们的训练非常严格，早晨很早就要起来做第一次祷告，然后去吃早餐——只有煮鸡蛋、面包和茶。然后他们就要去接受训练。训练要一直持续到午后一点，训练内容包括特殊体能训练，例如在山谷中的平地上跑步，或者是爬陡峭的大山。他们还要接受近距离作战训练，学会和汽车一起跑时怎样才能刺杀车上的乘客，此外还要学如何在任务失败时成功逃走：先是一个猛冲向前，然后翻筋斗逃跑。

他们会学习怎样俘虏对手以及一旦自己控制住对手之后应该采取怎样的后续措施。那些训练中表现优异的士兵会接受特殊审问方法的培训。

早晨的训练结束以后，他们有两个小时的

休息时间，然后又要开始训练。这次的训练要一直持续到下午六点吃晚饭之前。他们晚饭一般会吃米饭和蔬菜，有时偶尔能有一罐金枪鱼。一天的训练结束以后，他们还要上课，所有受训人员都必须上那些课，学习圣战的重要性。那些课一般都是对美国的口头攻击。

上完课以后，那些士兵就可以自由交谈，或者是读《古兰经》了。偶尔有时候他们会踢足球，这让我想起我们在白沙瓦的时候我把士兵们的足球抢到了自己手里的情景。

一般来说，那些士兵训练了一整天都很累了，身子一接触到床板就会立刻睡着。我想他们很少会有人想到去踢足球或者从事任何其他运动吧。

他们不太重视个人卫生，我在那里的时候从没看到他们有谁换过衣服，他们训练、睡觉的时候都穿同一套衣服。天气好的时候，那些士兵会带着一块廉价的肥皂去找一处泉水或者去河里洗澡。我注意到他们都非常瘦，不过很有肌肉。

武器训练是他们平时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训练营里有各种各样的武器，很多我都叫不出名字，那里面有美国人以前送给圣战战士的“毒刺”防空导弹。受训士兵要学会怎样造炸弹和怎样埋炸弹。让我最吃惊的是他们还要学开坦克。从我们在苏丹的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学习如何操控父亲的那些重型设备，所以我很熟悉那些大家伙。虽然我不会有机会开坦克去上战场，不过出于好玩的目的，我自愿申请学习开坦克。厌倦了训练营里的艰苦生活之后，我独自一人回到了托拉博拉山，还好父亲当时太忙了，没时间问我什么问题。我想父亲一定认为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也继承了他对战斗的热爱。

关于父亲的战士，我还有很多故事想要讲述，不过我已经不记得那些事情发生的确切时间了。我们当时的生活比较混乱，也没人写日记，就连日历也没有，所以基本不可能确定那些事情发生的准确时间。

……父亲的士兵加入军营之前都必须先选一个假名字。然后会有人对他们进行培训，让他们“忘记自己的过去”，并禁止他们告诉彼此

自己以前的生活。父亲说他们有必要制造这样的迷雾，以让不幸被捕的士兵无法透露其他战友的名单——如果他根本就从来没听说过那些人的真实姓名，那透露他们的姓名就更无从谈起了。

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军队很难追踪到基地组织成员的原因。只有参加过苏联战争的老兵才知道其他老兵的真实姓名，除此以外，其他后来才加入的新兵都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就算他们说了，其他人也会很快忘记的，因为他们通常用的都是假名。

我刚从训练营回来的时候觉得若有所失，非常迷茫。宣传真的很有用，很少有人能分辨那些持续不断的半真半假的宣传。那阵子有时我也会觉得自己非常仇恨西方。我当时根本接收不到关于美国的其他信息，所以那时候我真的认为美国是一个邪恶国家，相信美国计划要杀死所有穆斯林。

父亲身边大多数人都坚定不移地相信父亲向他们传达的仇恨信息，即使对父亲的支持意味着死亡他们也毫不畏惧。我曾多次听父亲说过他不命令谁去执行自杀式任务，他只是告诉战士们如果他们想去实施自杀式袭击，那他们应该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把那张纸放在清真寺里。父亲坚持说谁也不能强迫别人放弃自己的生命，即使是为了他认为值得为之牺牲的事业也不行。

士兵们都狂热地相信父亲关于仇恨的宣传，而我却倍感绝望，谁让我天生就不是一个喜欢仇恨的人。我知道父亲希望我能成为一名战士，可能他甚至还希望我能在某次任务中牺牲。我确实喜欢户外运动，比如骑马打猎，不过我永远也做不到去杀人，我也绝不会这样做。我唯一的目标只是想知道我怎样才能逃脱父亲为我设定好的命运。

10. 奥玛：真正的恐怖

父亲的生活中有很多很复杂的地方，比如他和塔利班头目奥马尔的关系。阿富汗是一个极危险的国家，父亲担心奥马尔可能会遭到和

诺瓦拉赫毛拉一样的命运，那我们就会再次失去一个强有力的保护。阿富汗人从来没忘记过父亲虽然是阿拉伯人，但他不属于阿富汗任何一个部落。这个事实削弱了父亲的地位。

父亲的居住地常常变换，而且他很少在同一张床上睡两个晚上，因此他的敌人很难猜到他住在什么地方。但是奥马尔和父亲不同，他很少离开自己在坎大哈的家，任何一个想要刺杀他的人都能很容易地找到他。

经历了喀土穆的暗杀事件之后，父亲经常提醒我们说要进行圣战就必须永远保持警惕。实际上，父亲曾尝试着劝说奥马尔，想让他明白经常变换居住地的重要性，可是那位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并未听从父亲的建议。奥马尔是一个坚定的宿命论者，他认为真主决定了要发生的事就一定会发生的，他说自己睡得很踏实，从来不会担心潜在的暗杀危险。

后来有一天，一辆大运水车停在了奥马尔在坎大哈的家门口。在那里出现那样的大水车很不寻常，因为奥马尔自家有一条输水管道，然而当时却没人注意到那辆车。没多久那里就爆炸了，奥马尔家也被炸了，他有三个妻子，其中两个被炸死了，还有两个兄弟也被炸死了，他的部下死伤无数。那一大片区域到处都是被炸飞了的人的肢体，不过奥马尔本人只受了一点儿轻伤。

即使是经过了那次的危险之后，奥马尔仍然保留着以前的习惯。他的部下，说他晚上仍然像个婴儿一样一觉睡到天亮，他心里知道死亡这件事掌握在真主手中。

美国大使馆爆炸、克林顿轰炸训练营之后不久，美国、沙特阿拉伯，还有其他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始向塔利班施压，让他们把父亲从阿富汗驱逐出去。我还记得我们被苏丹驱逐时的痛苦经历，我觉得历史又要重演了。

所有人都想抓住父亲，然后对他进行审判、处死他。我能看出来父亲听到这样的说法时有些紧张。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没有多少地方可以去了。尽管也许还能去巴基斯坦和也门的一些偏僻地区，但是如果塔利班真要驱逐我们，那父亲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了。

奥马尔不是那种会让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的人，但美国对阿富汗的攻击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有一天我正在父亲办公室里闲逛，突然父亲收到消息说奥马尔那天要来拜访。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做准备。父亲希望能给他留下个好印象，于是他急忙命令下属去准备一顿丰盛的晚宴，再把我们那里最大、最好的一个花园布置好作为会见奥马尔的地方。

父亲穿上了正式的沙特长袍，在那里等着奥马尔的到来。那次会见非常重要，那是奥马尔首次离开自己家来见父亲。阿布·哈弗斯和扎瓦希里医生平常都是很冷静、很严肃的人，但我看到就算他们，脸上都出现了担忧的神色。我的兄弟们和我跟父亲一起紧张地等待着奥马尔的到来。

过了一会儿，父亲的守卫过来说来了十二辆黑色有篷卡车，那些车的窗玻璃都是黑色的。那个车队驶进我们的院子时，谁都没有说话。车队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了，全副武装的塔利班士兵从车上走了下来。奥马尔神秘得出了名，很少有人看过他的照片，我的兄弟们和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过当他从车里走下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立刻认出了他——他身上散发着一股力量，一种不可征服的气质，这让他一下就跟他随从区别开了。

让我吃惊的是，眼前的这个人比父亲还要高还要瘦。以前我还从没看到过比父亲高的人。

奥马尔穿的是典型的塔利班服装，上身是一件黑色背心，白色衬衫，他的衬衫非常白，很闪亮，一眼就能看出来是用最好的棉花做的。他头上缠着黑色头巾，只有一小撮又黑又硬的头发从头巾下露了出来。他的脸很有棱角，呈橄榄色。他的眉毛很浓，没怎么收拾，看起来让人觉得他眼神很凌厉。他的胡须厚实雄健，中等长度。他那上嘴唇完全被胡须盖住了。

正如传闻所言，奥马尔的脸上有苏联战争期间留下来的几处伤疤。他的右眼眶有些下陷，另外右半边脸和前额上还有几处伤疤。在阿富汗这样一个战乱国家，这样的伤疤是一个

男人荣誉的标志。

尽管受了伤，奥马尔看起来还是很年轻。知道他右眼失明之后我想到了父亲，父亲的右眼也是基本什么都看不到。我敢肯定他们俩肯定从没讨论过自己的这个共同点。

父亲走了过去，对奥马尔说了一句伊斯兰常用的问候语“萨拉姆赐你和平”，然后和他握了握手。我很吃惊地发现父亲和奥马尔没有习惯性地亲吻彼此的脸，也没有拥抱——在我们的文化中，亲吻彼此的脸颊和拥抱是尊敬对方的表现。

父亲带着他尊贵的客人去了母亲住处隔壁的花园，那是我们坎大哈院子里最好的一个花园。父亲的下属跟在他们后面，奥马尔的随从也是。当然，女人是不会出现在那里的。

我的兄弟们和我跟着人群一起进去了，作为本·拉登的儿子，我们有权这样做。出乎我们的预料，奥马尔坐到了花园对面，这样他和父亲之间就隔了好多人。

我心想，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奥马尔没有直接和父亲说话，而是讲他们的普什图语，然后让他随行的翻译把他说的话翻成阿拉伯语。父亲也会说普什图语，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这样重要的会谈上，他们不直接交流。

虽然被对方怠慢了，但父亲还是安静地坐在那里，表情显得如此敬重、耐心，他在等着听奥马尔会说什么。听他们讲话真是太难受了，他们俩说话的声音都很低，奥马尔的声音比父亲的还低。两人的相似性再次让我吃惊不已。

奥马尔没有浪费时间，他很快就表明他为什么会破例离开家来见父亲。这位塔利班领导人对父亲的军事活动感到不满。他只关心阿富汗国内的事务，不想引来外界的干涉，而且当时已经有人权组织对塔利班统治下妇女的生存状况表示不满了。

“现在的政治形势很紧张，”奥马尔总结说，“你和你的手下最好能离开阿富汗。”

父亲脸上的表情仍然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不过我知道父亲最不愿听到的就是被别人驱逐。父亲想了很久才回答奥马尔，他在仔细

地斟酌着,最后他轻轻地说:

“首领阁下,我在阿富汗度过了很多年,从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就来阿富汗为这里的人民战斗。我从未忘记过这个国家,我后来又回来新建了一个村庄,我甚至把我的妻子、孩子和最好的朋友都带来了。现在我们有几百人住在这里。我怎么能轻易地把这么多人一下子搬走呢?我们能搬到什么地方去呢?”

奥马尔重复说:“是时候你们该离开阿富汗了。”

父亲停了一会儿,然后非常非常非常小心地轻声问到:“过去苏丹政府允许我在那里住五年。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下,让我们再在阿富汗住一年半。”

奥马尔静静地想了很久,脸上的表情很严肃。最后他终于说活了,一直说了许久。我不记得他到底说了什么,只记得他很详细地说了关于父亲继续留在阿富汗的支持和反对意见。

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奥马尔接下来就会说让父亲离开的话了,关键时刻,父亲说出了触动穆斯林神经的话:“首领阁下,如果你迫于那些异教徒政府的压力让我们离开,那么你的决定就违背了伊斯兰教教义。”

奥马尔一向以对伊斯兰教的绝对忠诚而著称,听到父亲的话后他脸上抽动了一下。他是不会愿意违背伊斯兰教教义的。他停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那一刻奥马尔选择了把宗教信仰置于其他所有因素之上,包括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他点头了。

“奥萨玛首领,我同意你的请求。我将和苏丹政府一样给予你应有的礼遇。我邀请你在阿富汗再住一年半。这一年半期间,你好好安排你未来的去处,给你的家人另外找一个国家吧!”

父亲再次得救了,他的智慧战胜了奥马尔。当父亲发现尽管自己对塔利班很忠诚,但是奥马尔仍然要驱逐他之后,父亲就一直小心谨慎地措辞,希望能借此改变他的想法,至少让他暂时改变主意。穆斯林不应该屈服于异教徒,置另一个穆斯林的利益于不顾,即使异教徒是正

确的,穆斯林是错误的,也不可以。

父亲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围在他们周围的人没有几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知道一切进展顺利。大家心里都想庆祝一下。

父亲让人上菜,下属们把整只羊搁在大盘子里送了上来,同时送来的还有米饭和蔬菜。我们的食物供给有限,可是父亲和他的下属那天还是成功地准备了一个丰盛的晚宴。按照我们阿拉伯的风俗,父亲让仆人把最好的羊肉献给了那位塔利班领导人。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大为震惊:奥马尔临行前还羞辱了父亲,他很粗鲁地说他不饿。说完,那位塔利班领导人就大步离开了,没有向父亲说一句道别的话。他那一大批全副武装的随从也挟着枪跳进了自己的车里,车队很快就离开了。

父亲的下属相互交换着疑惑的眼神——在我们阿拉伯世界,这样的羞辱是会引发部落战争的。然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忍受他的羞辱。奥马尔是整个阿富汗最有权势的人,他控制着阿富汗大部分地区,他的下属,也就是那些凶狠的塔利班士兵几乎会让所有人胆寒。尽管父亲的基地组织很强大,但是他也不敢和塔利班作对。跟塔利班对着干,他是赢不了的,父亲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白天会见奥马尔时父亲表现得是那么谦逊,见完后他却很高兴,因为他终于有时间好好安排一下将来了。被苏丹驱逐之后,父亲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安排一切。而现在他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制定计划。一年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父亲没吃晚饭,直接去见了手下的高级将领。我和我的兄弟们去了母亲住的地方,去看家中的妇女和儿童有没有分到那场晚宴的食物。我们桌上很少出现那么好吃的东西。

我承认父亲再次为我们赢得了时间,让我感到很高兴,虽说对我个人而言,我希望最好奥马尔下令让父亲一个小时之内就离开。不管怎样,我现在知道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父亲从事圣战了。如果在阿富汗呆不下去了,父亲也会去巴基斯坦,如果巴基斯坦也不让他在那里呆

下去,那他还会去也门。如果也门也驱逐他,那他会到条件恶劣的沙漠里去,在那里策划反对西方。暴力圣战是父亲的生命,其他任何事情都不重要,一切都不重要。

我唯一希望的只有奥马尔切断对父亲的支持后,父亲的圣战活动能少一些。可以肯定的是,在发生了之前的袭击以后,父亲变得更加小心谨慎。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见过奥马尔之后,父亲加快了圣战活动,他在那条死胡同里越走越远了。在圣战之路上,父亲仍然是司机,我们仍然是乘客。不过我们的车每前进一步,命运在我眼前就更清晰一点。父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1. 奥玛:让儿子做人体炸弹

那天父亲的心情少有的好,他刚刚顺利地结束了和部下的会谈。父亲一定有一种能够鼓动年轻士兵放弃自己生命的能力,因为我们走出会议室的时候看到几个年轻士兵正争着把自己的名字写到烈士名单上。

父亲用激动的语气对我们说:“我的儿子们,坐下,坐下,围成一圈。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刚坐下,父亲就说:“儿子们,听着,清真寺墙上有一张纸,那张纸是为优秀的穆斯林准备的,上面写的都是自愿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人。”

父亲看着我们,眼中充满了期待。

尽管没人说话,但那次我们都没有往地面看,而是望着父亲。就我而言,我是太震惊了,话到嘴边都说不出来了。

父亲并没有说让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到那张纸上,但他的话却分明在暗示我们这样做。此外,他那期待的表情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做他会非常高兴的。

大家都笔直地坐在原地,一动不动。

父亲重复了刚才说的话:“儿子们,清真寺墙上有一张纸,它是为自愿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人准备的。要是谁想为伊斯兰献身,就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

这时候我的一个小弟弟站了起来,他还太小,根本不明白生和死是什么概念。他很虔诚地朝父亲点了点头,然后就跑到清真寺里去了。那个小弟弟要去做自杀炸弹。

我很生气,最后终于鼓起勇气说:“父亲,你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去做这样的事呢?”

过去几个月里,我越来越让父亲生气。我让父亲失望了,我不想要什么权力,我希望看到和平而不是战争。父亲盯着我,脸上带着明显的愤怒,他对我挥手说:“奥玛,我的儿子,你要知道的是,在我心中阿富汗整个国家任何一个男人或者男孩在我心里都一样重要。”他瞟了一眼我的兄弟们,说:“我其他的儿子也一样。”

父亲的话的意思是:他对自己儿子的爱仅仅停留在躯体的层面,他的心里根本没有父爱这回事。

这个事实让我痛苦不已。我终于知道自己在父亲心中的地位了,父亲对敌人的恨远远超过对自己儿子的爱。就是在那时,我觉得自己哪怕再浪费一分钟都是个大傻瓜。

我知道我将要离开的是,而且我也要离开了。我离开的时候,我对父亲的想念绝不会超过他对我们的关心。我唯一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让母亲还有弟弟妹妹和我一起离开。

12. 奥玛:9·11 事件

那天,熟睡中的我突然被一阵哭声惊醒。紧接着,又传来一个过分激动的声音。那天,我住在祖母在吉达的家中。叔叔突然闯到我房间里,声嘶力竭地叫道:“看看我哥哥都做了些什么!看看我哥哥都做了些什么!他把我们的生活全毁了!他把我们毁了!”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叔叔继续叫道:“快来看!快来看看我的这个哥哥都做了些什么!看你父亲做了些什么!”

我赶忙穿上衣服,跟着他去了一间有电视的屋子里,我看到屏幕上冒着烟的大厦。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但很快我就知道了:美国遭到了大规模袭击。

屏幕上的情景和电视里的声音都太恐怖了，我一时无从理解发生了什么。虽然我的叔叔刚才已经表达了他的恐慌，但我们仍旧不敢相信一个我们都认识和热爱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事，发动如此灾难性的暴力事件。

尽管阿布·哈迪已经警告过我，但我觉得，父亲似乎不可能是美国这场大灾难、大混乱的发动者。眼前这场袭击的规模实在太大了，只有和美国一样的另一个超级大国才有可能策划出这样的袭击。这比我记忆中阿布·哈迪描述的大计划大多了，当时他先是把手放在离地面几英尺的地方，对我说：“奥玛，美国使馆爆炸只有这样的规模，”然后他又把手伸到尽可能高的地方说，“我们下一次的任务有这么大。”

这就是他所说的任务吗？肯定不是！

然后我又想起一件如梦幻一般的事：前天晚上，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很奇怪，母亲说她接受了我的建议，鼓起勇气要求父亲让她离开阿富汗，并且她已经于9月7日离开了阿富汗，9月9日到了叙利亚。跟她一起离开阿富汗的还有两个婴孩和阿卜杜勒·拉赫曼，其他的孩子都还在阿富汗。

“拉丁呢？”我问道。

母亲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他和你父亲在一起。”

我很担心那个小男孩的处境。

看到眼前的灾难，想到父亲允许母亲离开阿富汗，我心里一阵战栗。是不是父亲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所以才让母亲离开阿富汗。

看到纽约双子塔之后，我给母亲打了电话，听说她也正在叙利亚看电视。不过母亲情绪太激动了，没办法正常交谈，我们只说了几句话就挂电话了。

整个本·拉登家族的成员对这件事的反应都和母亲一样。大家都沉默了，没有谁再提这件事。我的叔叔再也没有说到任何关于父亲可能是这次袭击发动者的话。祖母拒绝去想自己的大儿子跟那一栋栋燃烧着的建筑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也找了一百万个理由来说服自己，让自己不要相信父亲做了这样恐怖的事。我不希望

父亲是要对这次袭击负责的人。

直到过了好几天以后，当父亲亲自承认这次袭击是由他主导的，我才知道我必须放弃幻想、放弃怀疑了。那一刻，我才从一直放任自己沉迷其中的梦境中醒过来了——我一直都希望全世界都弄错了，希望那恐怖的一天和父亲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听到父亲自己亲口承认发动袭击的磁带之后，我才开始面对现实，承认父亲是“9·11”事件的发动者。

这一事实让我陷入了最深最深的黑洞。

……在这么些年的痛苦与失去中，我一直在说服自己正视我的父亲奥萨玛·本·拉登。如今我知道，自从在阿富汗和苏联人打第一场仗的那天开始，父亲就一直在杀人。很久以前我在阿富汗当他的茶童时，他也曾向我承认过这一点。我常常在想，如果父亲已经杀了那么多人了，那么现在，杀人这件事已经不会让他觉得难过或者高兴了吧！

我和父亲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人：他渴望战争，而我祈求和平。

现在，我们都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都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父亲选择了他的人生道路，我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我，至少还属于我自己。

我可以这样活下去。

原书责编 雷燕青

原书文字编辑 方小丽

本刊责编 黑丰

（摘自《本·拉登传——一个恐怖大亨的隐秘人生》金城出版社2010年2月版）